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三下

列傳七十六下

轍字子由与兄軾同舉進士又同舉直言轍因所

問極言得失曰　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

靜慮亦嘗有憂于此乎無憂于此乎臣伏讀制

策　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

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宝元慶曆

之間西羌作难　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

下皆謂　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

解兵　陛下弃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失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　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于千數歌舞飲酒憂笑無度坐朝不聞諮謀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　陛下之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　陛下無好色于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无司会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养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　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忽　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考官胡宿請黜之　仁宗曰以直言名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謂我何得不黜歷南州大名府推官父喪服除時　神宗立二年矣輙以書言事屬王

安石初用以執政領三司　神宗以轍爲屬王
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
緣爲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雖
富民不免逋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安
石曰君言有理自此不復言青苗会河北轉運
王廣廉言與安石合青苗法遂行安石召用謝
卿材候叔獻等八人欲遣之四方訪遺利中外
知其必迎合生事然莫敢言轍以書抵安石力
陳其不可安石怒奏除河南推官改著作佐郎
僉書南京判官坐兄軾累摘藍苟州酒稅起知
績溪縣　哲宗立以校書郎召未至除右司監
宣宗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等欲革弊事
而蔡確韓縝章惇皆在位窺外(伺中)憂之轍極言確
等罪三人皆逐呂惠卿諂事王安石倡行虐政
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于仇讐世尤惡之
轍疏其奸惠卿安置建州初　神宗于熙河路
增置蘭州及米脂等五砦至是憂國屢遣使而
未修貢二年使入境　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

而弃守叙未決轍叙許還五砦曼人遂服除起
居郎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拜翰林學士權吏
部尚書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華新庶
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旧黨犹
在近臣患之必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亭轍奏
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
人則主憂国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
憂其不悅而引之于内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
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務
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于内是憂患盜賊之
欲得財而導之于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
之以恫牧無是礼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
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
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雖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
則引退古語曰一董一莸十年尚有犹臭蓋謂
此矣　先帝以聖智之資將以紀綱四方追跡
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彼自知上逆
天意下失民心今　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亡

不能漫面矣尚賴
二聖慈仁宥之于外蓋已
孚矣而叙者惑于說乃欲招而納之謂之調亭
此人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漫旧
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
祖宗朝廷也惟　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
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
宣仁孚覽奏謂宰執曰蘇轍疑吾君臣遂用邪
正其言極中理又言牙前差役宜周頒法凡四
事除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時呂大防為左相
劉摯為右相轍議西邊黃河事與刘呂不合初
夏人来賀　登極相繼求和且叙地界叙久不
決明年以兵襲垣泉　朝廷不問遣使任賜策
命夏人以地界為詞不漫入謙且再犯淫泉四
年使復来议地界　朝廷急于招納疆叙未定
先以歲賜予之而熙河將佐又背約侵築質孤
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蕩四邊騷然轍力言其
非乞捧老將守熙河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
壓境乞因其退軍擊之不須漫守誠信轍謂大

防曰今雖議此當先定議欲用兵邪不用兵邪
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
先論理之曲直擎曰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
曰今吾不直如此而可用兵乎明日轍奏曰熙
河帥臣轍敢片事奏乞不守誠信乞加詰責
宣仁后以為然乃加戒敕七年夏人竟大入河
東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淞邉諸路為淺攻計
分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几復大入
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百祿

不可会西人乞和議遂寢初元豐中河決大吳
既而導之北流水性已順而文彥博等力主回
河之計轍爭之不能奪至是又論黃河東流之
害凡三事八年都水吳安持乞于北流作軟堰
定河流以免淤填轍以為不可及　哲宗親政
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彩往視
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為便方施行而僉書樞密
院劉奉世乞與河議奉世本文彥博門下士也
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罷政于是

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漫通　哲宗起李
請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二人久
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　上意会
廷試進士請臣撰策題亦以為言輙奏曰　先
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施設度越
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至於其它事有失
當何世無之文作之于前而子救之于後前後
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内興
宮室財用匱竭于是修塩鐵榷酤均輸之政民
不堪命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
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
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先代之以寛　本朝　真
宗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為天
書之說　章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　梓宮
以泯其迹及　仁宗聽政絶口不言　英宗自
藩邸入繼大臣創　濮廟之議及　先帝嗣位
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静夫以漢昭
帝之賢与吾　神宗　神宗之聖豈其薄于孝

敬而輕事變易也哉　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〻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天下殆矣　哲宗曰卿安得以漢武比　先帝轍奏曰漢武帝英主也　哲宗曰卿所奏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豈得謂〻英主轍遂乞罷出知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　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提舉上清太平宮蔡京用事復降朝請大夫罷初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宗室于許號潁濱遺老居許十餘年而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轍所著書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欒城文集並傳于世子遲适遜

臣稱曰受之于天超出乎萬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施之于事業足以消沮金石形之于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軾為不可及矣故置〻朝廷〻上而不為之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為之慍邁往〻氣抗而不屈此人中龍也

轍之名迹與軾相上下而心閑神主學道有得是以手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則于世事愈泊如也不有所守而然哉

東都事略卷之第九十四

列傳七十七

孔文仲字經文臨江軍新淦人也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自迫州司户召試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不為王安石所喜黜不用文仲范鎮所舉也　哲宗即位為校書郎遷礼部員外郎有建議皇族惟杨王荆王得称皇叔餘疎屬各當係其祖若唐人称諸王孫之比文仲曰　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當

辣間骨肉議遂寢擢起居舍人拜左諫大夫論
青苗免役之法為首困天下論保甲保馬茶鹽
之法為遺蠧留蠹遷中書舍人卒年五十文仲
學淺高遠天資狷介寡言笑少所合有文集五
十卷第武仲平仲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為礼部第一元祐
初為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著作郎論科舉之
弊詆三徑新義請復詩賦取士遷国子司業頃
之侍講迎英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
學士院時議祠北郊久不失武仲建用純陰之
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礼部侍郎以
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言太中大夫以上知州者
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几
刑不遠貴近又全　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為令
移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所
著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内外制雜文共百餘
卷

平仲字毅父舉進士元祐中入館遷郎書為京

西路提點刑獄坐黨籍謫知韶州又責惠州別
駕英州安置徙韋州團練副使饒州居住　徽
宗即位召還為户部員外郎遷金部郎中出使
鄜西帥鄜延環慶奉祠而卒平仲有史學著述
世說行于世

朱光庭字公掞河陽偃師人也舉進士為萬年
簿范純仁帥慶州辟為僉書判官　神宗召見
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　陛下禽獸
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
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又問其所治何經
光庭對少從孫復授春秋不合意為僉書河陽
判官呂大防守長安又辟僉書判官　哲宗即
位召用司馬光以光庭為左正言乞罷提舉常
平保甲青苗等法言蔡確為山陵使而乃先
靈駕而行為臣不恭无大于此又言章惇欺罔
悖辨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光庭論蘇軾試館
職發策云今欲師　仁祖之忠孚患百官有司
不舉其職或玉于媮欲法　神考之厲精而怠

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臣謂　神宗雖
名主盛德　神宗有為主善志而不当以媮刻
為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主不忠者未几中
丞傅堯諭侍御史王岩叟相繼論列　宣仁后
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
之是非譏諷　祖宗光庭等乃以河北飢　詔
光庭行視发廩以濟飢民而議者以耗積年兵
食為言改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
論蔡確怨謗主罪貶確新州拜右諫議大夫遷
給事中求補外除集賢殿脩撰知亳州復為給
事中劉摯罷相光庭封还麻詞坐落職知亳州
未几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卒紹聖中追貶彬
州別駕
臣稱曰道大不容然後見君子蘇軾以雄
文直道冠冕當世而轍不容于時李定舒亶賈
易趙挺之黄慶基董敦逸主流誣以謗訕不足
道也而光庭輩安之所謂君子者亦為尔何哉
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誠可信去

劉安世字器之大明人也父航字仲通　神宗
朝為太僕寺卿安世舉進士調洛州司法參軍
就辟高陽帥幕河南左軍巡判官少師事司馬
光既仕請于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
乎安世問其自光曰自不妄語始　哲宗立司
馬光舉安世充館閣之選除秘書省正字光薨
宣仁后問可為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
对除右正言首論　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
子弟未嘗入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
後盡廢　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
年間廉恥掃地頓出臣章示兩府大臣俾自此
以往厲精始又論　英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議
章二十上宗愈乃罷又論蔡確章惇黃履刑恕
妄要策定之罪語在確傳臺臣李常盛陶趙挺
之王彭年坐不言皆出御史臺為一空方確之
未貶也范純仁王存密為申理乞從寬貸安世
劾奏之純仁與存俱罷確既有分司之命而中
書舍人彭汝礪曾肇坐嘗救六補外除起居舍

人兼左司諫遷左諫議大夫時罷講筵且聞禁
中求乳母安世上疏曰　陛下富于春秋尚未
納后迺者民間喧傳求乳母臣忝備言職當諫
其漸伏惟　皇帝陛下天錫睿聖　太皇太后
陛下慈仁正順保祐備至覆載之内莫不傾耳
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　陛下稍疎
先王之經典寢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实損
聖德昔者帝堯惟以天下為憂不敢以位為
樂成湯不通聲色萬世傳誦　皇帝陛下不可
以不勉　太皇太后不可以不勸也頃為　宗
社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以助　聖學無溺
于所愛而忘其可戒則天下幸甚　宣仁后因
安世言窮詰其事乃知雇乳母者為後宮刘氏
也初御溫伯草王珪蔡確制稱其定策之功玄
是溫伯為承旨安世論其朋邪之罪遂以集賢
殿修撰提舉崇福宮明年以寶文閣待制為樞
密都承旨時呂惠卿以光禄卿分司西京安世
言惠卿國之臣蠹也宜永投荒裔今遷漫卿列

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及確〻漫用則惇之徒
如蝟毛而起為　國家計其得安乎頭使中外
群小不能動揺正道紹聖初惇入相落戢知南
安軍又責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三年貶彭州別
駕英州安置時蔡確之子渭數上書訟呂大防
刘摯及安世等陷其父　朝廷委蔡京等究治
京欲誅戚摯安世等家族仍移安世梅州而究
治无驗惇意必盡誅之以快意　哲宗不許
徽宗立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

繼以集英殿脩撰知鄆州復室文閣待制知真
定府徙潞州漫落戢知沂州貶信陽軍又三年
除名勒停羈管峽州後復直龍圖閣卒年七十
八安世初擢言路將以親辭母曰不可以閨門
之私辭君命勉之及南遷母怡然曰茲事固知
如此且戒安世毋以得裘為意有集二十卷盡
言集通鑑音義十卷
臣称曰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小
人必忌君子此朋黨之論所以興也蓋君子不

幸而為小人所間不然深思遠慮優游浸漬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勢變遂成朋黨之禍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矣特疾惡太甚以激小人之怒及章惇得志而流毒縉紳貽患　国家朋黨之嚚徧于内海夷人君子流放竄逐無有遺類烏虖天下不幸小人窃君子之權使生民受弊社稷有可憂之漸則為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爭啟其狠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也少嗜學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王安石得其所著詩義善之以為国子監直講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動行汝礪首陳十事曰正本任人守令理財恭民賑恤事変苗役塩事摘利害多人所雖言者俞充謟事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除檢正　神宗為罷充而詰其語所從汝礪曰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　詔王中正李憲臨邊汝礪曰漢

唐以兵付中人多致敗事　神宗折之汝礪拱
立不動伺間漫言　神宗卒為改容罷為江西
轉運判官陛辭漫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
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
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伐還為京西路提點刑
獄元祐中除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吴處厚繳
進蔡確詩諫官交章請治汝礪曰此羅織之漸
也且上疏論列已而確有謫命汝確坐還除目
遂罷知滁州召為兵部侍郎徙刑部会有巨獄
執政以為可殺汝礪以為不可殺與執政異徙
禮部又徙吏部紹聖初進尚書言者謂汝礪附
会劉摯罷為宝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又降待
制知江州卒年五十四汝礪居家孝友與人寡
合然有志于善平時與蔡確異趍確被貶又為
之力辨人以此美之所著有易義詩義奏議詩
文五十卷
呂陶字元鈞眉州彭山人也徙居成都舉進士
為綿谷簿復舉制科試秘閣会王安石新用事

陶對策有頗　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以慰生民
不間老成之謀以結公卿不興疆埸之事以懷
夷狄之語策入四等安石頗不悅乃以為通判
蜀州時議廢永康軍陶以永康在西山六州隘
口不可廢知彭州李杞蒲宗閔以使事入蜀議
榷茶陶論茶園本百姓兩稅土地不產五穀惟
種茶豈可以兩稅之外立法更榷其茶如此則
民困矣坐責監怀安軍商稅知廣安軍以司門
郎中名　哲宗即位除殿中侍御史上疏論蔡
確韓縝章惇昔日負　先帝今日負　陛下頗
罷出以正　朝廷于是相繼皆罷去論保甲青
苗之法坊場河度之弊與其它欠負蠲除未盡
者皆罷之又言今聚斂之害雖除而浮沉之費
未節他時所入不足以備所出不免復過取于
民矣頗加裁省蘇軾撰策題朱光庭彈軾訕謗
先　烈陶奏曰臺諫為天子耳目當狥至公不
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軾素疾程頤所以光庭
為頤報怨臣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遷左司諫

上疏論韓維援引親旧分布要近方　太皇太
后垂簾不宜大臣如此專恣雖出御史張舜民
乞寢西夏封冊舜民坐左遷臺諫上章營救陶
曰舜民之言實不可行遂為臺諫所攻除京西
路轉運副使改梓州成都府路台為右司郎中
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使契丹還拜給事中
哲宗親政陶上疏曰　太后太皇保佑　聖
躬于今九年　陛下深知本末尊而報之皆用
其至然臣于此時猶以無可疑為疑不必言為
言顧　陛下聽之蓋自　太皇太后垂簾屏黜
兇邪小人不能無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
上惑　聖聽謂　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
事今日　陛下既親萬机則某人可復用某此
宜復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
長之兆在　陛下察與不察耳始陶奉使以
宣仁后梓宮在殯辞虜中宴設西府奏陶不先
取　旨除集美院學士知陳州改集美殿脩撰
知梓州坐元祐黨落戢再謫分司衡州居住元

符三年大赦北還提舉玉局觀知邛州復集夷
殿脩撰知梓州遂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也舉進士為襄樂令王
安石為新法舜民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疆内
所以弱小闢國所以蹙國以堂ᵗ之天下不當
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元豐中　朝廷方討西
夏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机宜文字遵
裕敗謫監郴州酒稅会赦得保元祐初宰相司
馬光舉舜民才氣秀異剛直敢言召試秘閣校
理除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疆臣爭權戎心桀
驁豈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太師文彥
博遂左遷判登聞鼓院于是臺諫交章論列乞
還舜民耽任不報逾年通判虢州提舉秦鳳路
刑獄入為金部員外郎祕書少監使遼國還除
直秘閣陝西轉運使俄知陝州久之徽宗即位
除諫議大夫尋為吏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
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落職知鄂州又
責授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凡五年許自便累

復集賢殿脩撰致仕以卒舜民少慷慨善論事其使遼也見耶律延禧為皇太孫因著論以厖喜者名茶古畫音樂美姝他日必有如張義朝摯十三州以歸當不四十年見之自號浮休居士有畫墁集一百卷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也舉進士為蒙城簿稍擢監察御史裏行言王安礼不可知制誥及安礼遷翰林學士復力言之除著作佐郎遷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路州獄　哲宗即位徙成都府路召為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上疏曰　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交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仪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夷偏聽生姦獨任成乱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　陛下以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宝鑒一動于深宮之中思以為則于四海之內一言于細氊之上思以為法于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自美中國自安遠夷向化矣遷右司諫改國子

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国子祭酒兼侍讀拜
刑部侍郎時若雨雪稷上疏曰自　二聖臨御
以来　朝廷清明何嘉祥未臻而珍氛斯應豈
應天之實未至事天之礼未備畏天之誠未孚
典豈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者典天道聰明苟
無其事交不虛生頟　陛下昭聖德畏天戒延
問名臣総正萬事任夫責成而不受浸潤之譖
惠民以実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陽動以祥
風六親和于内百官和于朝萬民和于下則天
地之和應而災殄消矣以集夫院學士知潁州
移江寧府召為吏部侍郎出知河南歴真定潁
昌應天府湖州杭　徽宗即位以左諫議大夫
召道除御史中丞稷対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
論章惇悞國惇黜又言宣仁佐佑　哲宗垂簾
聽政退黜小人泊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
明又史官脩　神宗実録輙以王安石日録乱
之今脩　神宗實録頟擇史臣申飭成書又数
上疏言近習之非会曾布由内侍進將拜相稷

原件短缺

P15

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部尚書布遂相徙礼
部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蔡京相降寶
文閣待制俄奪戢以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
州安置移道州別駕台州居住又除名移建州
徙婺州提舉明道宮卒年七十五
王覿字明叟泰州人也舉進士為秀州司户叅
軍　神宗時為太僕寺丞　哲宗立徙太常丞
擢右正言右司諫首陳知人安民之術論役法
曰司馬光所言差役大意已善矣條目則小有
未盡也章惇既為同列當共議之時不能尽忠
論辨乃待其已行之後方言其不便其怀姦狙
詐如此因極言惇之黨四人皆朋邪害正者章
数十上由是惇罷夏国主乾順継立慢傲不恭
覿曰小羌凶狡窺我厭兵也為今日之計訓卒
侍粮非不可攻且守也　哲宗是其言洮東橋
大酋鬼章覿奏曰向聞　朝廷欲留鬼章招納
其子臣切以為非計也老羌雖就擒其子統兵
如故臣謂莫若赦之處子洮城秦雍之間不惟

示　聖朝含容亦所以坏其黨也覿患朋黨之弊会學士院發策試館戢言事官論其失當而批政大臣之論又不同覿言頗　陛下姑置乖論耶所撰策題詳察之則是非立見矣彼同異之因不足考也　陛下若悉考同異之因深究嫌疑之迹則兩岐遂分而朋黨之論起矣學士命詞失當有罪無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凡小事欲陷君子必以朋黨名之然後君子可以盡去而小人得志今　朝廷清明矣能萃聚不可因小事而生大患此　陛下所當謹者為右司郎官遷侍御史拜諫議大夫胡宗愈除右丞覿言其過遂罷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遷發運使入為刑部侍郎改戶部紹聖初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移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再貶昭州團練副使澧州安置　徽宗立起知永興軍除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論章惇之罪改元　詔下覿曰建中之名義雖取于皇極然重襲前代紀

號乞以德宗為戒徙翰林學士上疏論　神宗
作法于前子孫守之于後固不可失也至于時
異事殊理須損益之是亦神　宗損益　祖宗
法度之意覿謂理財之本在節儉嘗上疏論之
時　朝廷以边計不足鬻爵覿力言其弊以謂
今無窮之費正在西陲与其行鬻爵之權不若
損費以就龍圖閣學士知潤州移海州俄落職
宮祠又坐彈章惇除名勒停臨江軍安卒年六
十八

東都事略卷之第九十五

列傳七十八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也始生族父得象奇
其風骨以為必貴舉進士甲科知商洛縣嘗與
蘇軾同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絶壁萬仞岸
甚狹惇推軾下潭書壁軾不敢惇履險而下以
漆墨濡筆大書在壁上曰蘇軾章惇来軾拊惇
背曰子厚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角
者能殺人也惇大笑熙寧初王安石秉政以惇

編脩三司條例除秘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
户房公事察訪荆湖用兵於是溪洞拓境數百
里入脩起居注除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出
知湖州除翰林學士未授命丁母憂服闋入知
審官院遂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踰年出知
陳州移定州元豐五年名為門下侍郎　哲宗
即位遷知樞密院事　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
呂公著更革弊事惇與宰相蔡確犹未去位光
復差役旧法蔡京知開封府五日行差役於諸
邑惇信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
則熙寧初以遽改免役後有弊今改差役當詆
論盡然後施行遽改後亡有弊乃於簾前與光
爭論其言不遜諫官蘇轍論其姦惡惇與確皆
逐去惇知汝州徙揚州提舉洞霄宮惇以父俞
年高乞侍养而諫官劉安世犹辣惇之罪復留
汝州呂公著奏曰章惇父老居蘇州今惇復留
汝　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大臣失晨昏之
养遂聽歸俞卒惇免表淒頌洞霄宮　哲宗親

政召拜左僕夜兼門下侍郎惇既相引蔡卞為
右丞惇卞執政謀所以釋撼於元祐舊臣者元
祐更張弊法悉皆追復用林希為中書舍人張
商英等為諫官惇卞大肆羅織竄逐元祐臣于
嶺海商英等力詆元祐希行元祐諸人責詞遂
至毀羈甚者謂元祐之初老奸擅國蓋以詆
宣仁后也惇又用邢恕為御史中丞於是日夜
論劉摯梁燾王岩叟等謀廢立恕造宣訓之語
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論其父功又教蔡確之
子渭上文及甫與邢恕私書惇卞遂起同文館
獄用蔡京安惇雜治宣訓事者恕為惇說云司
馬光亦疑　宣仁后有廢立事光嘗語范祖禹
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訓事犹可慮蓋宣訓者北
齊娄太后宮名也娄太后廢其孫少主立其子
常山王演恕妄謂司馬光亦有是言以實　宣
仁后有廢立之意使天下信之光遂追貶恕既
誘高士京上書論其父遵臨死時屏左右謂士
京曰　神宗弥留之際王珪遣高士京来問我

曰不知　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語惇
卞欲誣罔　宣仁后遂贈遵裕奉国軍留後王
珪亦追貶初邢恕在元祐時責汝州文及甫與
恕皆素怨揆等乃與恕書謂司馬昭之心路人
所知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為井
心快意之地等語及甫嘗詣蔡碩謂司馬昭指
劉揆粉昆指韓忠彦眇躬及甫目謂蓋俗謂駙
馬都尉曰粉侯忠彦弟嘉彦尚王也故曰粉昆
而朋類錯立者謂王岩叟梁燾也及甫與恕書

肆為詆毀之辞恕以此書與確之子渭使訴其
事及置對及甫為蔡京安惇所脅乃云以昭比
揆眇躬乃以為措　哲宗而粉昆謂巖叟面如
傅粉燾字況之以況為兄故曰粉昆也後確毋
又言梁燾嘗與懐州致仕官李洵言　朝廷若
存蔡確則為徐邸安乎以為　等所謀乃追
問洵亡依違以荅適因星變　詔曰朕遵　祖
宗遺志未嘗誅殺大臣劉揆等可勿治然揆燾
同時死于嶺南貶所人亡疑之惇與卞結中官

郝隨為助言于　哲宗欲遣廢　宣仁后自
太皇后　大妃皆力爭之　哲宗感悟焚其奏
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有言　哲宗
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　宗廟乎惇卞乃已惇
又以　皇后孟氏元祐中　宣仁后所立勸
哲宗起掖庭祕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
哲宗頗悔乃嘆曰章惇壞我名節此皆惇得
罪天下後世者初　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
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永樂之敗
神宗當宁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
上意專務懷柔夷狄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
砦還之至惇作相以為蹙國棄地罪其師臣諸
路皆進築新砦收漫故地事边復興關中之民
大困矣惇性忮毒忍於為惡於是百姓歆之曰
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則安惇也其為人所
疾如此　哲宗崩　欽聖憲肅皇后議所立惇
曰以礼律言之毋弟簡王當立　欽聖后曰老
身無子諸王皆是　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王

當立　欽聖后曰申王病發不可立惇尚欲有
言知樞密院事曾布比惇曰章惇聽　皇太后
處分簾卷　徽宗已立矣遷特進封申国公充
哲宗三靈使至成皐　大昇轝陌于濘踰宿
而行坐是出知越州未至青武昌軍節度副使
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户叅軍惇至此方悔謝
表乃云盡力以過徐王覬覦之謗一心以明
宣仁保祐之功惇復云覬覦之謗者是徐王無
覬覦之事也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
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
倦甚明乃已至是惇責雷州亦問舍于民〻曰
前蘇公来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
為報復改欲州團練副使睦居州任徙越州改
湖州卒年七十一復特進申國公政和三年贈
太師臣称曰元祐之盛一司馬光實成之紹聖
之禍一章惇實致之蓋君子小人如氷炭如東
西不可同器而易位况惇之奸足以瞽惑人主
之心將何所不至誣宣仁廢　哲后行紹述之

鉤黨結邉釁大獄窮凶極惡肆為不道未有如惰之甚者也嗚呼光之相天下雖欣如此惰之用而天下怨憤如彼乃知治乱安危不在乎他在乎君子小人而已後之人主可不鑒哉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也幼孤學於其兄鞏舉進士熙寧初王安石執政故薦之因上書召見論事合意遂除崇政殿說書遷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六房公事彭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為可行者呂惠卿曾布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尔擢修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兼三司使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市易掊克之虛落戢出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又知陳州移慶州復入翰林尋遷戶部尚書元祐初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青州瀛州哲宗親政復入翰林遷承旨兼侍讀擢拜同知樞

密院事時張惇為相斥逐元祐臣僚士心不附布詭情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悉羅致之會哲宗升遐　欽聖憲肅皇后召宰執問誰可當立惇有異議布奏惟　太后令惇由是得罪一日中使召蔡京鏁院拜韓忠彦左僕夜京欲刺探　徽宗之意徐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　徽宗曰專任一相翌日京出宣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名曾肇草制布拜右僕射　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為云忠彦既為左相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太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彦遂罷去布独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蔡京於是名用為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　陛下之爵祿也柰何使宰相私其親布之婿陳迪祐甫之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於是温益叱布曰曾布　上前安得失禮　徽宗不悅而

罷翌日為御史所攻布由是得罪罷為觀文殿
大學士知潤州尋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
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學官趙諗
而諗反青散官衡州安置復以棄湟州青授賀
州別駕又責麻州司户叅軍移舒州復太中大
夫提舉崇福宮以卒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
肅

東都事略卷之第九十六

列傳七十九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也舉進士調蔡州推官召
試為秘閣校勘出為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會行
新法而奉行之吏或異趣為高或迎合求進燾
平心以奉詔條號無所倚時司農以符檄風天
下如免役增寬剩造簿供手實散青苗等事天
下爭趣之燾數有陳論暨見　神宗復極論之
為立法禁累擢脩起居注元豐初使高麗燾諭

以朝廷恩意其國主感泣遇燾有加禮以為過契丹使遠甚且使其臣言之燾笑答曰尊中華與事大國禮因均也特以罕之故有加爾耳朝廷與契丹講好歲久今遣使寵綏遠人豈校厚薄於其間乞時以其言為知體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直學士院初都水監丞范子淵建請導洛通汴命燾行視燾以為勞費甚大且非經久之利以議不合出知陳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為戶部尚書六年拜同知樞密院事事時夏人款塞燾請因而撫之且戒將吏毋主邊隙既又請疆埸非要害者還之以示恩然羌情無厭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應示吾厭兵之意哲宗嗣位乃遂其前議於是歸其葭蘆等四砦元祐二年進知院事燾謂為國者不可好用兵又不可畏用兵好則疲弊生靈畏則取侮遺患今朝廷每戒邊臣非舉國入寇不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然虜數犯塞亦未免疲弊之患雖僅保城砦適墮其計中頓復講攻擾之

策如左氏所謂用三師以疲楚之意此計之上也又乾順才數歲非秉常近親獨梁乙逋利於持權與梁民立之其酋長善用兵者如嵬名阿吴輩皆秉常族黨多反側顧望不若有以離間之彼阿吴等既不自安一旦得領重兵焉知其不回戈以復讐梁氏此一奇也用其策夏人卒相猜貳遂漫脩貢獻以虜使路或循河隈而大河方移徙非所以示儉是時河方北流　朝廷雖欲回復初不甚力獻言自小吴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北限強胡今河海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北抵境上則南岸遂屬虜界彼若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為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敵納之臣又為高論殊不考利害量輕重徒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至計也以母喪免服除授觀文殿學士知鄆州改鄭州移潁昌府紹聖元年拜門下侍郎時章惇用事貶謫元祐舊臣獻陰為開釋惇不樂遂以

觀文殿學士知河陽改知鄭州四年落職如大名府　徽宗即位復職提舉中大一宮兼侍讀復拜知樞密院事先是邈川溪巴温之子隴拶降以其地為隍州命將吏戍守之議者多以為不可守未幾溪巴温又請舊地并丐隴拶等下樞府問狀遂以其地與隴拶并還之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其將請去也壽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俱持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寵位以決恩讎下欲希進用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為謀則善矣然未嘗以毫髮為朝廷計者也坐棄隍州降端明殿學士再責寧國軍節度副使安置漢陽軍既而復鄆州降拆州團練副使復鄆州移居建昌徙襄州提舉鴻慶宮復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五壽資淡泊無聲色之奉事親孝為文長於議論壽卒後五年始盡復故官職云

李清臣字邦直世為魏人也少孤事母兄孝友自力學問韓琦以其兄之子妻之皇祐中舉進

士治平中舉制科考官韓維稱清臣文贍時京
師霖雨議者多及　濮邸將廷試或諮清臣宜
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為澄則必合矣清
臣曰此漢儒說吾不能知民間豈無疾痛可言
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人腹心肺腑臟有所
攻寒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腹心腑臟也
日月星辰宿天地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
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須
皆出于農比者陳鄧許毫飢農民多死而他業
者自如儻令雜征苛取出於他業之人則農勸
矣且欲崇礼制黜元功策入次等授秘書郎僉
判平江軍毆陽修以館職薦之召試擢集美校
理韓絳宣撫陝西奏清臣為屬迁太子中允檢
正中書吏房公事絳貶清臣因还所迁官通判
海州同知太常礼院為京東路提點刑獄召充
國史院編脩官脩起居注知制誥迁翰林學士
吏部尚書元豐六年擢尚書右丞　哲宗立徙
左丞元祐初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

南府永興軍真定府召為戶部尚書未至拜正
議大夫中書侍郎呂大防罷相清臣首變元祐
之政欲以取相位以門下侍郎蘇轍在上未能
迓一日对　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　先帝法
度轍奏曰　陛下即位　宣仁后垂簾之初兄
軾方起自謫籍臣亦被召清臣時為左丞今日
反謂臣兄弟變　先帝之法是欺也清臣辭屈
乃曰蘇轍嘗以漢武比　先帝　哲宗震怒而
轍由此罷黜轍既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射惇
未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覬覦之心独當國丞
復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惇至清臣
既不得作相遂與惇為敵會　哲宗幸楚王弟
有婦人遮道叫呼誣告清臣謀反既已屬吏繫
治婦人本瀘州倡常為清臣姑之子田嗣宗外
婦詔捕嗣宗得之清臣猶未請去獄將具言者
有疏論列嗣宗既伏法清臣遂以資正殿大學
士知河南府尋奪職知真定府　徽宗即位以
禮部尚書召復大學士月餘拜門下侍郎章惇

罷相清臣奏章惇為相　朝廷屬以故事為之
不置次補而惇不念體國其所以開導　上聽
者莫非忮忍殺伐之事以已之平日仇怨託謗
訕　宗廟或稱謀危　上躬竄逐南方投之死
地故貶人并骨肉死者不得歸葬存者悉為囚
徒又因章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千餘家
自古姦臣少惇比者令既罷去尚以特進守藩
天下人心鬱抑不快盍加誅殛以慰民望惇遂
責散官安置　徽宗欲息朋黨以大公示天下
改元建中靖國清臣乃與同時輔政者叶謀以
輔　上意盡遂遷徙舊臣稍復其恩數品秩久
之與時議浸不合漫以資正殿大學士知大名
府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復以元符中章
疏詆訾　先朝追奪職名言者又以清臣與韓
忠彦黄履執政日請漫　元祐皇后義非所安
丹貶雷州司户叅軍臣稱曰人臣以公政為忠
朝廷以靜為福紹聖之初清臣復被任用不
公政事上而乃謀取宰相首以紹述激怒　上

意自是朋黨之論起而士夫蒙其患矯誣之說行而聖后負其謗朝廷不復安靜而清臣亦不得想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清臣之謂也可不戒哉

許將字冲元福州閩縣人也舉進士第一調僉判昭慶軍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真舍人院遷知制誥北虜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地歲聘使不敢行以命將入對曰臣備位待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体則命將閱文書至虜中館伴蕭禧果問以代州事將屢屈之乃不敢言使還除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言者言將勘太學公事釋上舍生不實出知蘄州以龍圖閣待制知楊州又知鄆州入為兵部侍郎條奏八事以為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為翰林學士

拜尚書右丞以資殿學士知定州移楊州徙大
明府會大河東北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
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以
畫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
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
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曰其自流
以待紹聖元年召為吏部尚書將上疏乞依元
豐詔定北郊夏至親祠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
時章惇為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臣僚

惇卞奏乞發司馬光墓將獨無言　哲宗問曰
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　哲宗
曰朕意與卿同乃不從羣議正夏人罪以涇原
近寇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楶果有功
徽宗即位為門下侍郎撫定鄜廓州邊臣欲舉
師過河朝議雖之將獨以蕃夷不可與信而兵
機有不可失既已戒期頴遂逐之未幾提書至
將在位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讞章表祈文句
以為謗且謂將左頴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

初無定論元祐間韋為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逮至建中尚此冐居則紹聖之所為已皆非矣強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為亦隨改為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拜觀文殿學士除奉国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召為佑神觀使未幾而卒贈開封儀同三司謚曰文定

鄧潤甫字温伯建昌人也韋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聖求後復舊名舉進士為上饒尉王安石當國以潤甫為編脩中書條例檢正中書戶房事遷集賢校理知諫院知制誥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為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尋復戢如初秉掌皇子閤牋記凡一時大手筆獨倚潤甫為除翰林學士承旨修撰神宗實録拜吏部尚書言者論潤甫草蔡確制謂其有定策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亳州閱歲復以承

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
蔡州移永興軍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元年潤甫
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
遂拜左丞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安惠
黃履字安中邵武軍人也少游太學舉進士調
南京法曹又為王宮教授召試為館閣校勘遷
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兼知諫院　神宗詢
天地合祭是非履對曰　本朝冬至祭天南郊
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
攝事為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
蓋所謂因時而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
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於是北郊之制定郊廟
礼文多履詳定焉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以
母喪免服除以礼部尚書召還為御史中丞時
大臣有罪罰金履奏賈誼有言遇之以礼則群
臣自喜嬰以廉耻則人矜節行群臣且然況大
臣乎故罪有可惡黜之可也可恕則釋之可也

豈可以罰金示辱哉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詰所
自履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
今乃究其自来則人將懲之而臺諫不復有聞
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遂寢　哲宗即位除翰
林學士兼侍講請外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
坐拳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紹聖初復龍圖
閣直學士召還復為御史中丞上章乞黜責呂
大防之黨以正典刑又謂司馬光變更　先朝
已行之法非是初　神宗在位留意禮樂欲垂
一代之制而歷古循習未得適從遂詔廷臣群
議時脩郊廟奉祀礼文即令主辨南北之說而
議者紛紜不果仁復還　朝乃建言陽復陰
消各因其時上圓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
天祀天因地祭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
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襲行不能
全革逮　神宗臨御卓然考古揆今以正大典
嘗有意於茲矣今承先志當在　陛下及二三
執政　哲宗以詢大臣章惇

郊止可謂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蓋郊
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
之神而已豈有祭大示之可謂社乎　哲宗遂
之　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會右正言鄒浩以
言事竄新州履奏乞從善地出知亳州　徽宗
即位召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尚書右丞
求罷政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中太乙宮卒履
始以文學進初附蔡確謀定策事復附章惇排
擊元祐之臣時議嫉之後以復　后事追貶彬
州團練副使

東都事略卷之第九十六

東都事略卷之第九十七

列傳八十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也舉進士調涇縣簿神宗朝知太常礼院皇后父喪太常議當服淺素希奏禮后為父降服朞今服淺素不經命使高麗希辭行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礼院除著作佐郎遷礼部員外郎元祐初為秘書少監歷左右史召試中書舍人為言者論列而止改集美殿脩撰知蘇州久之以

天章閣待制知杭州為礼部侍郎道除知亳州
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哲宗親
政留為中書舍人脩　神宗國史兼侍讀　哲
宗嘗訪希　神宗殿曰宜光前代有此名乎對
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顯承時方推明紹述
盡黜元祐羣臣自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
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堂
制所以
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遂下遷中書
舍人惇乃許以為同省執政一日希草制罷擲
筆於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礼部尚書移吏部翰
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希怒惇不引為同省
執政遂背惇于是出知亳州知杭州以端明殿
學士知太原府遷資政殿學士徙大名上河東
邊計三策尋奪職知揚州徙舒州卒年六十七
追贈資政殿大學士謚曰文節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也舉進士又舉美
良方正科試六論祕閣及射策報聞除監察御

史　英宗立為殿中侍御史獻謹始五事一曰
進忠夫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
五曰閉女謁凡數百言初之奇遊歐陽脩主
濮議之奇盛称之及是以浮語彈脩改驗无实
出監道州稅改宣州而之奇遂為清款所非彭
法行為福建路轉運判官遷淮東路轉運副使
使歲饑幕民興水利以食流冗漑田九十餘頃
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與宿之臨渙橫斜三溝
此其大者也又為江西河北陝西轉運副使之

奇在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
庫緡八十餘萬邉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
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六百二十萬
石至京師始建鑿四州股漆以避長淮之險自
是無覆溺者　哲宗立除龍圖閣陞發運使拜
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以御史有言降集夫殿脩
撰知廣州賊岑探攻陷彭州之奇遣鈐轄楊從
先討平之除寶文閣待制再為發運使改河北
都轉運使知瀛州拜戶部侍郎出知熙州之奇

在邉務脩守備謹斥堠常若寇至終之竒去羌
不敢犯紹聖中知開封府擢龍圖閣直學士拜
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之竒
抗簡別之責守汝州未幾知慶州　徽宗即位
復為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進知院事沅
州蠻擾邉之竒請遣將討之收其地為徽靖二
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俄奪職以
疾詰歸提舉靈仙觀卒年六十四復觀文殿學
士之竒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所至以治
辨稱有文集雜著共餘卷
章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也始以世象蔭為將
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甲科知陳留縣以最擢提
舉荆湖北路刑獄稍遷直龍圖閣知慶州方是
時　朝廷戒邉吏毋得外侵乃更斥葭蘆安疆
等四砦予夏人使歸我永樂之人楶以謂古者
諸侯有罪貶爵削地甚則六師移之今既憚用
兵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彼雖猖獗壤
地褊小不過一再舉而勢蹙力窘矣夏人得寇

環慶窠命驍將丶精兵授以方略又使人置毒于牛圈潴水中既而虜入圍環州其所遣將折可適潛師洪德城虜過識其毋梁氏旗幟鼓譟而出斬千餘級虜經牛圈飲其水人馬多死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徙南京改集賢殿脩撰知廣州又知渭州至即上言城瓠蘆河川攄形勝以窺夏国乃以三月及熈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出瓠蘆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而畢賜名平夏城灵平砦方興役虜以其衆乘我師大敗之擢樞密直學士既而環慶廓延河東熈河皆築城夏人睥視不敢動实自泾源始無何憂国主與其毋自得数十萬圍平夏不能克一夕遁去戎毋慙面而還除龍圖閣學士夏國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勤都逋皆勇悍善戰窠遣折可適郭成間以輕騎夜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千餘獲牛羊十萬種羌震駭進端明殿學士窠在涼泉四年凡置州一城砦九夏人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

屢請命乞朝貢天子赦而聽之乃為寢兵　徽宗即位徙知河南入見晉提舉中太乙宮遂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老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乙宮使未幾而卒謚曰莊簡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也舉進士稍遷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同脩起居注拜中書舍人給事中遷吏部侍郎　哲宗即位脩撰　神宗實錄太常請漆　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少卿趙令鐐皆以為當漆佃言　太廟用先王之禮于用俎豆為稱異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禮于用牙盤為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請外以龍圖閣待制知潁州改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紹聖初治實錄事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加集賢殿脩撰知蔡州　徽宗即位召為吏部侍郎脩　哲宗實錄遷尚書拜尚書右丞　徽宗欲親祠北郊大臣以為盛暑不可　徽宗意甚確既退皆曰上不以為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為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為不

可何耶清臣乃以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罰〻則不可為中丞其後諫官陳瓘上書曾布言其尊私史而壓宗廟布怒佃曰瓘書雖無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遷尚書左丞佃執政薦拔人材多恬退者時臺章多論元祐時人佃曰姑以簿責一施之然後詔更不窮治如何布與章楶是其言後數日　詔下以中大夫知亳州卒年六十一

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多礼家名數之說如稗雅春秋後傳礼象等皆傳于世而不絕也

温益字禹弼泉州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宗正丞為工部員外郎諸王府記室叅軍出知福州移潭州入為太常少卿除給事中兼侍讀於是左正言陳瓘論益守潭日鄒浩貶新州道其郡投宿僧寺益羌兵卒逼浩登舟使冒風濤夜度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皆貶河南並為益所侵困當時大臣以為是而天下以為非陛下以此察之則益之為人可知矣今豈當為

給事中哉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仍兼侍
讀時執政建言上當為　哲宗期從兄弟之服
曾肇進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
嘗同出黃帝然世數已遠舜且為堯喪三年者
舜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乃進曰史記世次
不足信肇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與
益質於　上前益語塞是歲遷吏部尚書僕拜
尚書右丞崇寧初遷中書侍郎卒年六十六益
資詭譎始以潛邸舊僚進而阿附二蔡持論不
正深為物議所貶
吳居厚字敦老豫章人也舉進士第元豐初為
提舉河北常平又為京東路轉運副使即來兼
利国兩監官自鼓鑄贍足一路一日　手詔謂
謂今內外財計之臣政績著驗未有過居厚者
即拜天章閣待制陞都轉運使又請鑄大錢以
一當二歲出二十萬緡佐關陝兵食　神宗曰
居厚于分畀之外卹及它路非材智有餘不能
爾居厚任職以辦治聞數被褒詔然民不勝其

怨也元祐初　朝廷稍更新法以寛大為政于
是御史言居厚苛刻責散官黄州安置尋知盧
州紹聖初知蘇州居數月以集美殿脩撰為江
淮荆浙等路蔡運使旋復舊戟疏支家河通漕
楚海之間咸賴其利召入為戶部侍郎權尚書
蒲二歲為真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脩奉
永泰陵居厚為橋道頓遞使坐積雨滯留出知
和州創將理院致醫藥使病者有歸多所全活
後　朝廷設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云復龍
圖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使再尹開封除戶部
尚書拜尚書右丞遷中書門下侍郎大觀初請
老以為資政殿學士東太乙宮使坐謬舉左遷
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提舉鴻慶宮退居豫章築
室東湖之上久之起守本郡徙帥河東過闕留
為右神觀使復拜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每從
容于　徽宗言適追　先烈在堅　聖志又乞
改重幣為當三以息貪夫盜鑄之患時遼使至
居厚言于　徽宗曰盟好不可違也頗益敵信

誓以安虜晴　徽宗嘉納之上書納政以武康
軍節度使知洪州踰年卒年七十九贈開府儀
同三司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也以上舍釋褐為雅州
司户叅軍成都府教授除監察御史出為利州
路轉運判官移夔州路又為荆湖北路轉使運
徙江東路紹聖初召為国子司業改右司員外
郎權吏部侍郎遷右諫議大夫惇黨附章惇而
與蔡京比遂同奏元豐末司馬光劉摯呂大防
交通中人陳衍于輔立之際陰懷異志衍坐誅
元符初為御史中丞惇典謇序辰看詳元祐訴
理所公案惇奏凡得罪于元豐之間乞特出屠
斷以勸沮天下由是復施行者千餘人又以文
及甫與刑恕書授蔡渭使訟司馬光呂公著劉
摯呂大防梁燾王岩叟劉安世等害其文確謀
危宗社奪其子孫恩澤存者正反坐之法投
之嶺外又奏元祐初置訴理所將熙豐以來斷
過刑名輙行奏雪訕謗先朝歸怨君父其元

看詳官刘摯孫覺胡宗愈傅堯俞等乞加罪悉
皆坐謫　徽宗召還鄒浩惇乃言浩　先朝所
棄不可復用国是所係不可輕改於是左正言
陳瓘論其罪惡以寶文閣待制知潭州尋褫職
瓘復論訴理事與序辰並除名放歸田里以
郊赦復官提舉太平观知滁州召為工部侍郎
既至遷兵部尚書崇寧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
卒年六十三贈特進惇有子郊邦郊嘗指斥
乘輿為其族人所告坐棄市邦勤停涪州編管
惇追貶單州團練副使政和間大臣諫議恢復
燕雲故地惇有姨堯臣上書論官寺專禽結交
權臣共唱北伐之議以為燕雲之役興則邊釁
遂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之築
長城漢武帝之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
皇幽薊之寇其夫如彼周宣王之北伐玁狁漢
文帝之備守匈奴元帝納賈捐之〻謙光武弁
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我　太祖皇帝撥乱
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

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哉蓋以
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不悉吾赤子重困鋒鏑
而已　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契丹來寇不得
已而與之戰〻而勝乃聽而求和遂与之盟逡
巡引兵而退蓋亦歆固邦本而不恐困民力也
今者中外之人咸謂童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
李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啓
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鋭伺隙以逞
其所大欲此臣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也伏
望思　祖宗積累之艱难鑒歷代君臣之得失
杜塞邊隙矜守景德舊好無使夷狄乘間窺戒
中國上以安　宗廟下以慰生靈　徽宗然之
命竟臣以官而博于是亦追復正奉大夫

東都事略卷之第九十七

東都事略卷之第九十八

列傳八十一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也幼力學溢于文詞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戢方員外郎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綰上書曰　陛下得伊呂之佐作苗役之法百姓無不鼓舞　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矣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矣安石大喜即召綰使陳边事綰見安石欣然如舊交後數日屬安石致齋陳升

之馮京以縊知寧州縊曰我復還之寧州乎及
明日除集賢校理自縊至京師蜀人在朝者莫
不咲罵縊曰咲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未幾知
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
寺於是常平免役水利保田之政皆自司農放
矣擢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遼人來爭地界
縊論虜人懷姦生事輙肆窺測去冬聚兵累月
逡巡自罷其情憍深淺不為难見不過固護疆
土貪惜金帛為堅久盟約之計耳今日戎狄慢
侮若禦之以堅疆則不失二國之平〻則彼不
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若先之以畏屈則大為中
國之恥〻則彼不我信而或將力爭　神宗為
執政曰王赫斯怒此乃怒出不意非若忿速之
人見侮而怒也前此出錢免役時呂卿請立告
緡使自陳其貲謂之手實縊曰凡民所以養生
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歛盡數供析出錢則家
〻有告訐之憂人〻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
矣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益也其有無交

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畜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折閱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有拘轄隱落之罪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起利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為生　神宗是言其　詔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罷之王安石復相縝乃言呂惠卿借富民錢買田產故惠卿出知陳州又言章惇穢行而惇亦罷知湖州遷翰林學士仍為中丞初縝以附王安石居言職及安石罷復附呂惠卿至是安石與惠卿相仇縝復王安石凡惠卿之黨極力奏劾之縝惧安石去而失勢屢請留之其言無所顧忌　神宗怒欲黜縝而安石亦惧乃言臣昨聞鄧縝嘗為臣子弟營官及荐臣子婿可用又為臣求賜第宅縝為國司直而乃與宰臣乞恩澤極傷國体兼縝近舉御史二人其一人彭汝礪者與練亨甫相失縝聽亨甫游說故別舉官審如所聞即豈可在論思之地而亨甫亦當備宰屬矣於是　神

宗謂縮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而亨甫亦罷尋除龍圖閣待制以言者改集賢院學士知河陽數月復待制知荆南又知陳陝青三州　哲宗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復以言者論其奸回改滁州未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

徽宗朝為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舉進士為汝陽簿　哲宗召對為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擢起居舍人　徽宗即位為起居郎時韓忠彦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

陛下乃　先帝之子今宰相韓忠彦乃琦之子　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彦為相將　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彦為韓琦子能繼父志　陛下為　先帝子不能繼父志也

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為　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之者其圖如司馬光年表列為旁通分自為左右宰相執政是從臺諫郎官館閣學官

分而為七左曰元豐右曰元佑左序助紹述者以溫益為首其餘不過三四人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焉多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書一人姓名于宰相下而掩之　徽宗視之則京也　徽宗謂布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然與卿不同柰何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不同乞不與議　徽宗以付溫益〻欣然奉行乞藉記異論之人於是　徽宗決意用京矣名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進吏部侍郎　神宗更定官獨選人官稱尚未是正洵武上疏曰　神宗稽古創法厘正官名使省臺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與新於上而彝倫廢政攸叙於下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官至薄尉凡七等　先帝嘗欲以階寄祿而未暇頒造為新名因而寄祿使一代條法紊然大備　徽宗從其言遷戶部尚書移刑部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為吏之方未經任人毋得任司理

以重并獄之寄六曹人毋得用他司酬奬以杜
僥覬之門皆著為令拜尚書右丞遷左丞中書
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與洵武妻吴氏侔之兄弟
也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宫復端明殿學士知
亳州再明道宫知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召為
中書太乙宫使拜观文殿學士大名尹入為佑
神觀政兼侍讀除保大軍節度使政和六年拜
知樞密院事五谿蠻擾邊即倣陝西弓箭手之
制募並边之民習知溪洞之險易者為刀弩手
置提舉官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
分荆湖北路為縣澧路置都鈐轄司於縣州以
鎮撫之遷時進宣和元年拜少保封華國公洵
武之在右府也蔡京謀取薊雲洵武以謂盟好
百年其可一朝棄之議遂寢後丹契衰王黼復
建薊雲之議而洵武已没矣卒時年五十六贈
太傅謚文簡子雍
蹇周輔字磻翁成都進士人也曉中特奏名復
中進士調知宜賓縣又知石門縣通判安肅軍

入為御史臺推直言鞫獄有勞擢開封府推官
出為淮南轉運副使群倫嘯聚閩中改使福建
俾護諸將以討之廖恩請命閩遂無事元豐初
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寺首以周輔為少卿
遷三司度支副使加集賢殿修撰為河北都轉
運使際寶文閣待制召為戶部侍郎知開封府
事多不決數月改授刑部侍郎先是周輔請運
廣鹽數百萬代淮鹽均賣于河南周輔坐抑勒
騷擾罷知和　徙廬州卒年七十六周輔疆學
善屬文　神宗嘗命周輔荅高麗書屢稱善然
世其論為人深文刻覈也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舉進士元豐中為諫官紹聖中為
起居郎中書舍人權禮部尚書與安惇看詳訴
理事及　徽宗即位言事者論甘惡與惇並除
名勒停放歸田里諮在惇傳起知蘄州尋為戶
部侍郎蔡京為相以序辰為翰林學士遷承旨
有言其在　先帝諒闇以音樂自娛者由是黜
知汝州後復龍圖閣待制知蘇州坐縱民盜鑄

貶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移永州會赦復官
而卒序辰亦有文善附會然深文刻覈亦似其
父云

李定字資深楊州人也幼受學于王安石擢進
士第為定遠尉秀州軍事判官召對便殿改太
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宋敏求蘇頌李
大臨皆言選人未有除御史者不草制三舍人
悉坐免而言事者亦定論嘗匿所生母服不可
備言職詔御史臺與決謂宜解官申心喪而定
親戚隣人稱定仇氏所生仇氏亡日未嘗觧官
持心喪止以父年八十九乞在家侍養御史林
旦薛昌朝皆力言之改崇政殿說書辭不就除
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久之遷太常丞
直舍人院以集美殿脩撰知明州召拜右正言
寶文閣待制知諫院迁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
丞定与同時御史舒亶何正臣劾蘇軾知湖州
以表譏 上摘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
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 神宗命

送御史獄軾謫黄州方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尚一日于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十年所作文章引援經史隨問即荅無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歎息久之時慧出東方求直言術者謂有兵變 神宗命官者察衛士歛食定言一飲食不足以示恩適動小人之心遂罷之因復有議廉明堂祀者 神宗以訪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 神宗以來未之有改不知誰為此言頒得劾其謬妄 神宗曰聽卿言足矣遷翰林學士以論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為戶部侍郎 哲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移江寧府王巖叟言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竄殛青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年六十紹聖初悉復故官職云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溪人也擢進士調昭海尉民有使酒逐其叔母者亶命執之不服即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奇之用為審官院主

簿熙河路分畫疆界命亶馳往于時洮隴新喋
血亶即日引道至則示以　朝廷威信弗人以
內置刃頸啗亶亶以口承之衆皆歡呼使還提
舉兩浙常平名為太子中允御史裏行大學官
受賂事聞　神宗不悅亶奉　詔驗治窮盡黨
与加集美校理与李定何正臣交論蘇軾作為
歌詩譏訕時事軾坐貶黃州尋脩起居注知諫
院擢御史知雜上言郡邑不治監司滑以按劾
至中都官不治而御史頗不滑行法誠使御史
如監司人知所畏矣於是置六察官　朝廷推
行新法亶言從法不均責在提舉官　神宗曰
提舉官未可責也近臣僚有自陝右來者歆盡
蠲免中下之民朕謂不然中下之民多而上戶
少若中下盡免而取足上戶則不均甚矣　朝廷
立法但歆均尔卿更可講求以聞迁給事中直
學士院拜御史中丞上疏論尚書省凡奏鈔法
當置籍錄其事目今遣法不錄既案奏乃謏以
發歷為錄目之藉亶以為大臣歆罔而尚書省

取御史臺受事簿亦無錄目亦奏亶為欺罔又
劾奏亶直學士院曰違法請廚錢臺官朋蔽不
言請付吏事下大理獄具當坐臧追兩官勤停
哲宗即位授保康軍節度副使至　徽宗即
位起知無為軍復以言者罷久之知南康軍崇
寧初辰州蠻叛以直龍圖閣知荆南府亶迂形
勢得飛山福純坡建新城為控扼之要以功除
龍圖閣待制卒年六十三

東都事略卷之第九十八

東都事略卷之第九十九

列傳八十二

邢恕字和叔鄭州原武人也少俊邁多學能文
章喜功名富賚謀大而術疎論古今天下事多
戰國縱橫之說從程頤學中進士甲科調永安
簿頤稱其才於呂公著荐崇文院校書王安石
行新法恕謂其子雱曰更法人皆以為不然子
盍言之安石怒出知崇德縣恕於是謙病不仕
者七年元豐初為館閣校勘改校書郎迁著作

佐郎又迁職方員外郎　哲宗即位除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恕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礼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　宣仁后呼公繪問誰汝為作此書公繪不敢隱乃曰起居舍人邢恕作也時恕已召試中書舍人為言者論列出知隨州改汝州尋漫直龍圖閣知襄州移河陽俄以集賢殿脩撰知滄州初　神宗升遐恕為蔡確畫謀妄作策立之功以謗　宣仁后見蔡確傳至是諫官梁燾劉安世吳安詩皆言恕與蔡確章惇黃履交結人以四凶目之遂謫監永州酒紹聖初直龍圖閣知徐州迁宝文閣待制知青州入為刑部侍郎權吏部尚書御史中丞恕言劉奉世當元祐間與劉摯為謀主傾害策立大臣奉世坐貶又言張舜民歷御史宰屬不聞正論而舜民被黜恕每上殿奏事移時不下章惇疑之出其元祐初謫隨州時上　宣仁后自辨書称　宣仁后功德有宗庙大計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遂出知應天府責知南京軍復龍圖

閣待制知定州改荆南言者論恕昨自謂聞司
馬先所說北齊宣訓事謂先等有凶悖之意遂
以其語告于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
又以文及甫私書達于蔡確妻明氏謂劉摯梁
燾王巖叟皆有奸謀而摯等儿至衆族恕反覆
詭詐之人也遂落戢分司西京均州居住恕知
隨州復龍圖閣待制歷鄭定渭三州除龍圖閣
學士從太原坐知渭州日西人入寇落戢知虢
州移汝州俄漫顯謨閣待制知鄭州提舉崇福
宮以中大夫致仕初蔡京為相以恕氣豪不可
與時輩同立朝連用為邊帥欲使自外循至將
相然亦不諧也恕病且死尚與章惇爭定策功
云子居實字敦夫有文早夭倞亦恕子也為人
寡學識而好說似之幹嵩不兵犯京師也　欽
宗與之割地以种申盟而去幹嵩不既還而黏
罕尚留隆德遣使來求賂時大臣有輕敵之意
猥曰今勤王之師踵至當與虜抗且彼既令肅
王通河吾盍留其使与之相當於是館其使逾

月不遣倞時以司農少卿為館伴自都管趙倫者燕人惧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倞曰金国有余覩金居者式於金人願歸大国可結之以圖二酉倞自以為出奇計遂以聞于朝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倫賜余覩書納衣領中仍厚賜倫金帛倫至黏罕所首以其書敵之黏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遂復提兵南下于時倞出知岳州朝廷以倞始禍除名勒停臣祢曰邪恕姑以持論有守坐廢七年天下高其風然其為人貪功名反覆不靖者也与蔡確章惇徼幸天功不為世所容及惇用事復与之膠固為一凶德叅会以濟其說故雖謗及君親而不卹也烏虖所謂交亂四國者與利口覆邦家者与迹其所為則漢之江充息夫躬唐之李訓鄭注之流異世而同轍矣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徙居洛陽幼孤自立好學問事母孝舉進士為成紀簿以文受知於呂惠卿除鄆州教授自是敬王安石之學以為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教

授為御史裏行初對陳治道論風俗時有御史
中丞出為郡太守而監司薦之畏言侍從賢否
上所素知而監司乃敢妄薦蓋為異日地耳
乞戒其覘望改宗正丞除提點夔州路刑獄請
祠歸洛時元祐初也畏過計恐得罪于司馬光
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弟獠之民聞用司馬公
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薨畏復曰司馬光若
知道便是皐夔稷契以不知道故于政事未尽
也呂大防劉摯為相俱與畏善用畏為工部員
外郎際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
摯論其立朋黨條奏十事摯罷蘇頌為相畏復
攻頌出之畏連攻二相意欵門下侍郎蘇轍為
相而　宣仁后復自外召拜范純仁為右僕射
畏又純仁不可用不報知　朝廷不相轍矣復
上章言蘇轍不可大用其反覆如此迁侍御史
畏言事之未治者有四弟狄河事從法内外官
政時有　旨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典宰
執最為相關之地宰相既不自差而使其屬牽

之可乎大常博士朱彥以議皇地示祭不同自
列乞罷畏言彥拠經論理若彥罷出恐自是人
務觀望不敢以守官為義　宣仁后崩呂大防
欲用畏為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
乃遷畏禮部侍郎大防為山陵使畏首背大防
称述熈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　哲宗信
之大防罷章惇入相畏陰結之謂惇曰前日度
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
輩方欲逐呂蘇二人覺罷畏言戢迹元祐心在
熈豐惇以畏為吏部侍郎畏見中書侍郎李清
臣知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勢相敵復陰附安
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
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尋落職知虢州
入元佑黨後知逞州復集賢殿脩撰知襄州移
荆南提舉洞霄宮居于洛未几知鄧州再丐祠
以言者論列落戢主管崇禧觀蔡京為相畏遣
子姨見京以元佑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自
明河南尹薛昂京之黨也畏因昂浚言於京遂

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之士民
詣闕請封禪中獄畏上疏累千餘言極其諛佞
方治行亟得疾以卒年六十九畏頗為縱横學
有才辨而多椑闔以元豐時進用元佑時從官
紹聖時遷職人謂之三變與邢恕善恕術疎畏
謀深皆以好進喪失名節云

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也舉進士調潞州司
理叅軍元豐中為大理評事除監察御史黄履
為中丞言之邵嘗顧雜戸女為婢左遷將作監
丞　哲宗即位遷太府丞為秦鳳路提舉常平
利州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入為開封府推官復
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論蘇頌稽留貿
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黨致位丞
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
惠卿　宣仁祔廟之邵請先遂呂大防而相章
惇其他彈擊為多擢侍御史除刑部侍郎諫官
張商英論之邵與顏昌民盖漸訟財産事以直
龍圖閣知蔡州卒年四十八之邵爽凉附勢論

事出於觀望指忠直為姦回以黨章惇云蔡京
為相特贈之邵太中大夫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軍人也由進士為北京留
守推官國子監直講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
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疑于審刑大理京師流
言法官竇莘等受賕知制誥蔡確引猜險吏法
官數十人窮訴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乞以
獄事詔臣等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
受賕之實天下服其持平秩滿監進奏院哲
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元佑初再除監察御史
言青苗之法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日
前之利而為終歲之患願復常平糴糶之法而
罷青苗蔡確弟碩盜貸官錢以萬計獄既上均
論確為宰相挾邪撓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
又言李清臣備位輔佐挽首隨和祿〻固寵願
賜罷免遂罷政監察御史張舜民論边事因及
宰相文彥博而舜民尤迂均言風憲之任許風
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

當容之顧復舜民職任既而臺諫約耳論均謂事小不當耳論既而臺諫悉補外而均迁殿中侍御史西戎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欵復故地

朝廷用趙咼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砦地均上疏曰光王之御夷狄如威之不可独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独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夷狄甘懷且畏無怨望軽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扼要路若軽以予之恐戎人擣虛熈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熈河故地將何詞以拒之是虎傳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祇足為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戎人曉然知

朝廷之意也當是時傳堯俞為中書侍郎許將為右丞韓忠彦為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以治天下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君悖〻然辨論不顧事体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火過望令就戢務為協和歸於

至當　詔堯俞等就職御史中丞蘇轍等尚以
為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　陛下
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　陛
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黨合謀并力以傾
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為主所論若當雖異
不害其為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為不善今堯
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而蘇轍以許將當
時已定議既而背同列之議独上論奏臣以為
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
然後為忠耶將舍同列之議上奉　聖旨是能
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為過惡也若使不忠雖与
同列協和是乃奸臣耳非　朝廷之利也將罷
均又言呂大防堅疆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
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与大防相善盡力排
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
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
別白善惡而不當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
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还除右正言

是時呂大防已罷政均論大防蘇轍等六罪再
黜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己
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而名朱服為中
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黜而服不可用惇怒黜
均為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徙淮東迁梓州路轉
運副使移淮南知越州　徽宗即位以秘書少
監召還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遷給
事中時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為紹述以風均
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辨由是不協以
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而元佑黨籍奪
職主管崇禧觀復集賢院脩撰提舉洞霄宮久
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董敦逸字梦授吉州永豐人也舉進士調連州
司理叅軍元佑中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除監
察御史與同時御史黃慶基言蘇軾為中書舍
人日於制誥中指斥　先帝時事而弟轍與軾
相為表裏以紊朝政於是呂大防蘇轍奏曰敦
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為謗毀　先帝臣窃

觀　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　太皇太后與　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揀改蓋事理當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身天下悅服未有以為謗毀　先帝者也至如　本朝　真宗即位弛放通欠以厚民財　神宗即位罷脩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　先朝闕政亦未嘗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為謗毀　先帝者也此惟元佑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　朝廷意極不善輙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　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凡軾亦豈是謗毀　先帝者耶臣聞　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佑改更蓋追述　先帝美意而已　太皇太后曰　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　先帝一時過舉非其

本意固多如此　太皇太后曰　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敦逸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慶基為福建路判官既而御史中丞李之純以二人誣陷忠良敦逸改知臨江軍慶基知南康軍紹聖初復除監察御史而慶基已亡矣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敦逸曰臣舟权言路弟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　哲宗曰汝能無患朕之不能听汝言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俄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即位以直龍圖閣知荆南府召入為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蔡下過惡遷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東都事略卷之第九十九

東都事略卷之第一百

列傳八十三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為楊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出為襄州教授召對除右正言時博章用事既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為皇后浩上疏曰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听外治后聽內戢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

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
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尔蓋　皇后郭氏
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　仁祖既廢后不旋踵
并斥美人所以示至公立后則不遷於嬪妃而
遷於貴族而立　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
為天下萬世法也　陛下廢孟氏与廢郭后实
無以異然已氏之罪未嘗廢外雜治果与賢妃
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与賢妃
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与賢妃爭
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固有　仁祖
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不可得而逃也況
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為及讀
詔書有別遷贊族之語于是天下釋然不疑
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
之所期　陛下皆莫之信矣載在史策傳示萬
世不免上累　聖德可不惜哉乞賜開納不以
一時改命為甚雖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
策礼別遷美族如初　詔施行庶幾上荅天意

下慰人心為　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
哲宗怒除名新州羈管章惇中不下時蔡京之
徒惡其害已也相与協力擠之乃偽浩奏有
陛下廢孟氏之賢后劉氏之賤妾又有取他人
之子而殺其母等語流布中外使天下聞之真
謂浩為有罪者　徽宗即位添監袁州酒稅尋
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司諫改起居舍人拜中書
舍人歷吏部兵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
府改杭越二州崇寧元年　詔曰朕仰惟　哲
宗皇帝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女姦人造言為非后
出詆誣之臣其可逃罪鄒浩可重黜責以稱朕
顯揚前人之意於是責浩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後半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移漢陽軍大觀元
年復直龍圖閣自草表還親側凡六年而卒年
五十二自號道卿有文集三十卷浩初除諫官
入白其母曰有言責者不可默恐或以是貽親
憂母曰兒能報国我何憂及浩兩被竄責母不
易初意人称其美方　孟后廢而立　劉后也

時有曾誕者嘗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訊浩其
略曰客問鄒浩可謂有道之士乎哉主人告客
曰浩安得為知道雖然余於此時而議浩是天
下無全人也言之尚足為來世戒易曰知幾其
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
人乎方　皇后之廢人莫知劉氏之將立至四
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　天子知清叙之足畏
也余三移書於浩使之力請復后浩皆不荅使
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　天子則無刘氏之
事貽　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
矣使其時得罪必不至貽老母憂也烏虖若浩
者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
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誕公亮之從
孫曰附于此又有田畫者志義之士也與浩善
畫字丞君以壬父況任為校書郎調磁州録事
叅軍知西河梁有訟者畫躬自剖決撫以慈惠
西河民甚德之元符間監廣利門浩除言官畫
見浩問曰平生每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

浩媿謝既而朋黨之禍愈甚時事日變晝乃謝病歸陽翟一日報立　皇后劉氏晝曰鄧君不言可以絶矣又一日浩以書約晝会頴昌中塗自云得罪晝亟往浩具言諫立　皇后時我之言戇矣　上子時疑然若有所恩也明日遂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别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独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奉自蒲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别去建中靖國初召為大宗正丞宰相曾布數羅致之晝不肯見朝士爭屬目私自語曰彼尚不肯見丞相誰敢易之者尋除提舉江西常平改知淮陽軍卒于治所年四十五

常安民字希古蜀人也幼穎悟力學奉進士為成都府教授代還上書論強國之本曰功忠孝厲名節元佑中公卿荐其才名為太常博士遷太常宗正丞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極論元佑言者以熙豐為非今日言者以元佑為非是

皆一偏也頗擇其中除監察御史章惇專权擅
命安民力折其姦又論蔡京奸足以惑衆辯足
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
天下之是非內結宦寺外連臺諫合黨締交以
圖柄任　陛下不早逐之他日悔將安及又言
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
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
英在元佑時上呂公著書求進其言諛佞無恥
及為諫官則上疏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
秩在元佑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
正為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至欲乞剖
棺鞭口是豈士君子之所為哉大饗　明堂
哲宗欲以劉妃從祀齊宮安民言非所以示觀
瞻也曾布在樞府与惇不協見安民數論惇意
謂附已於　上前屢稱之及安民論布与惇互
用親故於是二人者合力排之一日　哲宗謂
安民曰卿嘗上呂公著書以東漢不道之君比
朕可乎安民曰臣與公著書勸其博求賢才嘗

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臣指摘臣言推其
世以文致臣雖辨之無益董敦逸再為御史復
欲彈蘇軾兄弟安民止之敦逸乃言安民主元
佑謫監滁州鹽酒務除永興路提點刑獄蔡京
用事改通判鄆州入黨籍卒年七十子同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人也舉進士甲科為湖州
書記久之用蔡卞荐召為太學博士遷校書郎
章惇蔡卞主紹述之論追貶司馬光上誘宣
仁后人不敢輙議瓘因對以謂今日以前既往
之迹便為古事道常然而不諭事有弊而必變
故堯告舜舜告禹皆曰若稽古若者順而行之
稽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合於民情所以
為帝王之治且論天子孝不同　哲宗感悟
徽宗即位除右正論言卞脩實録增加王安石
實録案　神宗大典請改脩　徽宗欲開言路
首還鄒浩而中丞安惇尚緣往事欲格成命瓘
再上疏力言宜召還浩逐惇以明黜陟迁右司
諫又極論蔡卞假托經義倡為繼述重誣　神

考輕欺　先帝倡為國是以行其私下之所是
謂之國是下之所非謂之流俗尊安石而薄
神考不可為國是宜因其請祠許而遣之章惇
懷異不忠宜因其辭山陵使罷之又言惇為山
陵使無狀致大昇輦陷于泥淖之中露宿野次
宜罷其職又論脩建景靈西宮不當且言建立
之地非是又言邢恕反覆宜定其罪御史龔夬
言蔡京罪　朝廷不以夬言為然夬將去位璀
上疏曰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皆安京異
議今夬以言京又將罷去殆非　祖宗奬厲言
官之意　皇太后以歸政璀上疏謂外戚向宗
良凡弟與侍從希寵之志交通使物議籍籍謂
皇太后至今與政也罷監楊州粮科院改知
無為軍璀責之日方褒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
外繳四奏并明　宣仁誣謗脩實録建西京等
事　徽宗密遣人賜璀黃金百兩由是京罷召
還除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又以書抵曾存論
日録及國用事以為尊私史而壓　宗廟緣边

費而壞　先政布怒罷知秦州尋主管冲佑观
除名編管袁州移廉州又移郴州監中嶽庙坐
其子正彙上書逮繫開封獄安置通州始瓘所
辨日録事着尊堯集議者以為言多詆誣編置
台州移楚州居住以卒年六十五靖康元年贈
右諫議大夫瓘篤孝有識志不苟合居喪孝初
蔡卞知其才待之加禮瓘不肯附麗怙於進取
雖諸公交荐迨居言職所疏姦慝雖所舉不避
也嘗曰彼則舉不所知此則為仁由己識者重
其言瓘既力言京不可用〻之必為腹心患悉
如其言瓘有詞辯通易數言天下治忽多驗自
號了翁云子正彙正同
陳祐字純益陵井監人也舉進士元符三年擢
為利州路常平尋除右正言遷右司諫祐言林
希於紹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
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至有老奸擅國之語
陛下須用臣言褫其戕自大名移揚州而希
謝表具言所撰告皆出於　先朝大抵姦人毀

敗善事類成則攄已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其安得為責人之名歷辨詆誣而上侵　聖烈安得為死節之義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豈忠臣哉而希忠躁不平尚敢讒章慢　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耳降知舒州祐又言元祐人才誠為可用今紹聖人材比肩於朝而元祐臣僚終十數人輒攻擊不已是　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既又上言曰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福之行權綱所在為人臣者蓋無與臣切聞　陛下有所除擢而大臣往往執奏事寢不行至有留身沮格成命者豈所謂公事公言者哉臣願　陛下力行裁抑無使權柄下移則　朝廷之福也以論事切直出通判滁州蔡京用事編管歸州遇赦放還而卒龔夬字彥和瀛州人也舉進士為太僕寺主簿迁監察御史建言元豐中察官各兼言事乞令監察御史兼掌論議益廣言路丐外通判相州尋知洺州　徽宗立召為殿中侍御史論章

惇二蔡之罪章十上因言脩　五朝宝訓乞令
不可增損變亂事實以濟姦說時議韙之黨事
興削籍編管化州稍牽復而卒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也父孜字遵聖以
問學氣節雄鄉閭名聲與蘇洵相上下仕至光
禄寺丞其弟伋字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黄州最
後知瀘州當時所謂大任小任者也伯雨邃於
經術文力雄健舉進士調清江簿知雍丘縣召
為大宗正丞除左正言首止疏言章惇身為上
宰久擅朝柄迷国罔上毒流縉紳自　哲宗疾
勢殆晋中外忡忡當引天下大義以繫人心
以安国勢乃乗倉卒轍逞異意逆天咈人輕亂
名分睨睥萬乗不復有臣子之恭又言天下国
家莫大名分法君不嚴衅起不測幸而　太后
聖明屢策先定折其奸謀向使惇計得行不知
置　陛下　太后於何地　陛下貸惇不誅則
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生親覦之心長奸邪
之志危疑之幾不可勝防矣章八上惇貶雷州

又論蔡卞之惡有過于惇公然誣詆欲廢宣
仁聖烈皇后又因　哲宗之疑似非辜廢　元
佑皇后犯上不道又言使　哲宗有欲黜　太
皇太后之謗廢　皇后之惡編管諫官之失投
殛忠良之議皆卞倡之惇行之今若不正典刑
殆無以明　哲宗之德彰　陛下友愛之仁卞
亦尋竄建中請國改元當國者欲以中為名調
和元祐紹聖伯雨奏曰人材固不當分黨与然
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
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
小人独留唐德宗坐至播迁之禍建中乃其即
位改元号不可不為鑒戒時議欲西北專用武
臣典郡伯雨謂李林甫在相位惡儒臣以邊功
入相遂奏乞用武臣其後致禄山之乱此何以
異也又論邊帥生事失与国心乞弁涅鄯之地
以安邊息民会有赤氣之異時欲建火星觀以
禳之伯雨不可曰聖人脩德以弭災未有祈禳
而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祝之不明

則有肯亦赤祥乞攬權綱專威福使　皇明赫
〻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化為休祥矣蔡京為
翰林學士丞旨交結內侍伯雨極論其罪又論
堂除猥衆侵吏部員闕內降稍多或恐詐傳敕
命引漢唐季世鴻都置爵墨敕斜封以為戒王
覿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係宰相
監脩今中丞為屬恐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
而覿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
中丞上今覿為之是諫官論事非特　朝廷不
行適足以為人遷官也尋出知虢州崇寧初二
蔡在東西府以黨論編管通州徙儋州以皇赦
移道州　八宝赦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伯
雨性剛鯁持論劾正為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
八疏皆係天下治體号戇草云子象先申先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也舉進士為春秋博
士樞密院編脩官坐送諫官鄒浩免官　徽宗
即位召對除著作郎遷右正言庭堅入諫垣議
論忠鯁嘗上疏曰近世之論孝者必曰灋〻者

紹浚　神考默後為孝於其父有違戾不孝莫
大焉夫前後異時灋亦隨變而欲纖悉紹浚於
神考則法將弊於偏要之久必有不便於民
而召怨者民怨則辱　先烈如此而謂之孝可
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不為無補於國
陳瓘執意論諍以去小人不為無益於宮禁瓘
实士論与之光則人心歸之請还陳瓘以慰士
論尽復司馬光贈官以悅人心又奏窈聞士大
夫多以繼志述事功　陛下者臣恐浚有營私
之人必欲正其名以自售曰紹浚　先烈非臣
等不可引用私黨蔽隔美俊假名曰繼述而实
自肆焉又奏今遠略之耗於内者弃不以為守
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删不以為例則刑
可省庭堅乞用蘇軾蘇轍　徽宗問安所受遂
忤旨除京東轉運判官改知汝州降通判陳州
蔡京黨議其罪削籍編管虢州移汝州又移象
州内徙復州以星變赦还里卒年五十七
汪公望字民表睦州人也舉進士建中靖国元

年由太常博士除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抗之
與戶部尚書王古等同治放欠抗之劾古傾天
下之財以為私惠者公望以謂 上登極大赦
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順
天下之財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
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為可信也患聞知
之不博也故听以風聞雖事有不實聞無不言
至若挾情肆誣快私忿罔 上聽 陛下不可
以不察也臣聞抗之与右論事每〻不合屢見

言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官事私
仇此小人之所不為而抗之安為之忠直臣乎
公望諫諍有体朝野稱為得人已而上疏曰
哲宗固孝於 神考矣持紹述之論牢不可破
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一語
不合時學必月為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為
横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
分以感動人主故民力困竭国用匱迫天下為
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佑人材皆出

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遺紹聖亂逐之後彫殘零落所餘無几矣　神考與元佑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袪陰私之隙也　先帝信仇人而黜之　陛下若立元佑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也有對則諍興諍興則黨服立矣　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陛下欲諭此言其如皇天后土何王似府史語言指斥　徽宗送大理寺驗治公望恐浸淫及於蔡王上號極言其事語仕蔡王世家號奏出知淮陽軍未幾召入為左司員外郎除直龍圖閣知寿州以言者落職蔡京用事公望与任伯雨等俱坐貶編管南安軍遇赦得歸而卒

臣稱曰諫有二諷与直而已諷則銷患於未然之前而直則進言於已行之後故忠臣碩士之遇明主也或千慮一失之間則必因事以諷而明主受其言故不勞而成功博不幸人君為讒邪所蔽而忠臣碩士都行事之乘遽与用人之

失當則言必激切異以動悟　上意而諛邪之人乃誣以訕上忠臣碩士所以多不免竄逐者以此觀浩等用直諫貶言雖屈於一時道則伸於後世名聲卓卓至今在人耳目彼諛之人豈不犬馬是媿哉

東都事略卷之第一百一

東都事略卷之第一百一

列傳八十四

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仙遊人也舉進士為錢塘尉入為崇文院校書改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俄拜考功員外郎擢起居郎出使遼还拜中書舍人與弟卞對掌書命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命侍禁中議所立京附蔡確貪定策之功乃陰戒劊子執刀入欲斬宰相王珪会珪言

上自有子乃止司馬光秉政改免役法復行

差役法京與五日內差役殆徧詣政事堂白光
光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患法之不行於是臺
諫言其尹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徙瀛州加
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
用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州永
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紹聖初召還
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
京謂惇曰取熙豐舊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
然之雇役遂定卞拜右丞以京為翰林學士兼
侍讀脩國史除戶部尚書時左正言孫諤論役
法羌雇之弊京言諤以為弊者蓋非今日乃前
甲之弊謂熙寧元豐也則元祐變法是矣此臣
所不忍聞也諤緣是罷諫職文及甫獄起京究
治以及甫与邢恕書謂劉摯有大逆不道之謀
京鍛鍊其事乃言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交通中
人陳衍之徒蹤取高位爰 先帝已成之法廢
受遺顧命元臣以翦 陛下腹心羽翼前日奸
黨雖已竄逐而奸謀逆節蓋未白於天下也臣

幸被　詔旨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其無君之惡
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之罪所
有陳衍罪在不赦衍於是坐死衍蓋　宣仁后
殿內臣也情卞遂欲追廢　宣仁后　皇太后
密進擬而丐　徽宗親書以降出也遣　御筆
則以遠制坐之以壞封駁之制事無巨細皆托
而行之至有不類　上禮者而羣下皆莫敢言
又更定三公三孤之官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
宰廣尚書令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贈王安石
蔡確皆為王堂後吏不敢立額有身兼十餘奉
者侍御史黃葆光疏論之即貶照州用故省吏
魏伯芻提舉推貨務令作泛料關于百萬緡進
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大師所與我奉
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又言於　徽宗
以為內外泉貨所積為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
足以備礼於是立明堂鑄九鼎脩方澤建道宮
作大晟樂制定命宰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
大伾三山回引河流作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

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人愁困不聊生矣石公
弼張克公之論京惡也京憾之不置　徽宗覽
之用克公為吏部尚書凡七年京嘗叅御史察
吏部稽違事毛舉細故以為克公罪　徽宗命
削侍郎以下官勿問尚書公弼知襄州因論牙
校轉般破產事戶部侍郎陳彥文言其詆謗
先烈京慮　徽宗見公弼姓名必庇之但泛言
乞責襄州官吏遂以散直安置台州又欵以宮
室求媚召童貫華五人諷以禁中偪側之收貫
華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及兩軍營等於他
所五人者各視其力所底爭以侈麗相誇尚於
是崇大宮室苑囿改建延福宮浸淫及於良獄
矣七年進封陳魯國公不拜京子攸儵脩孫行
皆至大學士視執政脩尚帝女他至侍從者又
十人廝役皆至大官妾媵封夫人尚方賚予無
虛日輕舟小輦鳴鸞七幸命坐賜酒略用家人
礼京表謙有主婦敵壽請醻而肯從稚子牽衣
挽茵而不却之語殊以為榮遇焉宣和二年京

再致仕居四年不起頗三省事五日一朝細務
免僉書京至是四入相年老目昏不能事〻悉
決於猶〻時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威福自
恣多引其賓客置要官建議厤式貢司於宣和
庫括四方之弊空府藏所有以實之以爲 天
子私財超拜其婦兄韓祜爲戶部侍郎白時中
李邦彥爲相皆不能堪先自罷條侍讀以撼京
〻尚未有引去意 徽宗召童貫使詣京諷之
致仕貫既宣 旨京泣曰 上何不容京數年
年必有相譏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草奏
請罪 徽宗降制復令致仕在位僅數月而攸
以太保領樞密院事 欽宗即位諫臺論京誤
國滔天之罪責授祕書監分司南京連貶慶遠
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從韶州又從儋州其子
孫皆褫職分徙遠郡惟僮尚武德帝姬以駙馬
都尉特免竄換潯州防禦使京行至潭州而卒
年八十資險詐侈靡無度竭四海九州之力以
自奉 徽宗雖寵用之然亦屢起而屢卞京每

聞其將退必見　徽宗叩頭求哀無復有大臣
廉耻事北事之萌也京首倡之燕山之役攸實
在行而京送之以詩戒其起置冀事之不成得
以自釋也暮年即家為府謟佞于進者伺候其
門輸貨僮仗以得美官者不可勝數綱紀法度
於是大壞卒為　宗社之祟云弟卞子攸脩
卞字元度與京同舉進士調江陰簿王安石以
子妻之張璪荐其才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博士
除集美校理崇政殿說書尋同知諫院而起居
舍人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　哲宗即位除
礼部侍郎使契丹還請外以龍圖閣待制知宣
州改江寧府歷楊廣越潤陳五州紹聖初為中
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講实録院修撰拜尚
書右丞遷左卞有辞辨貌柔順而中險与章惇
安惇締交起史祯以中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
興同文館獄以陷刘摯梁燾王岩叟刘安世等
斥逐元祐之吕禁錮其子孫時号二蔡二惇云
徽宗立御史龔共諫官陳瓘任伯雨皆論卞

通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伯雨又言愽卞公然詆誣欲廢　宣仁聖烈皇后又因疑似非辜廢　元祐皇后犯上不道于時言者又論卞懷諼迷国醜正背公援近姦回窃拠要利已所不喜指為邪朋撰造謗語傾陷正直擯斥流放禍及子孫慘刻之風寖以成俗逐落職提舉洞霄宮太平州居住未几御史陳次升言　哲宗皇帝責任執政卞造　朝奏對不逮之以先王之典而迪之殘忍殺害之事巧計既行凶鋒益熾窃弄威福專報恩讎有譽安石之美者殺之以顯要有議安石之短者置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即是門下之姦吏更倡迭和相倚為重毒流天下卞実啓之又諫張庭堅亦言愽卞盜権先朝為天下害卞以陰謀之愽以凶悍行之遂責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池州居住提舉崇禧觀尋知大名府楊州兄京為相復資政殿學士召為中太乙宮使兼侍讀尋拜知樞密院事　徽宗問鄧洵可復不卞對曰可復問誰可

將對曰王厚曰　徽宗從之遂復鄜涇童貫除
陝西制置使下奏貫本無所長　朝廷之人何
至遂用宦者他日誤邊計尤貫也以資政殿大
學士出知河南府踰年知江寧過關番為醴泉
觀使兼侍讀大觀中除觀文殿學士知壽春府
言者論其尊礼妖人張懷素降資政殿學士提
舉太清宮俄起知鎮江府拜昭慶軍節度使知
大名府繼知楊州召為中太乙宮使兼侍讀遷
開封儀同三司移鎮東卒年六十贈太傅謚
曰文脩子仍當京用事時寅緣僥幸致身侍從
靖康元年悉竄湖南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末監在京裁造院
徽宗為端王每遂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
揖立以俟王過　王以問左右言其為蔡丞旨
于心独善之及即丘寢有宛遷鴻臚寺丞崇寧
三年除秘書郎俄以直秘閣提舉醴泉觀加集
英殿脩撰明年拜顯謨閣待制進直學士京罷
相攸亦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初置宣和殿命

攸為學士　明堂成以攸典討論陞為太學士
遂拜淮康軍節度使　徽宗將斥去京用中書
舍人王安石為御史中丞使劾京攸時直宣和
殿通藉禁庭聞其事亟入宮請問為父叩頭懇
請　徽宗乃已從安中為翰林學士京復安職
其後杖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揺以立門戶由
父子遂為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京与客語使
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為切脉狀
曰大人脉執舒緩体中得無疾有乎京曰無之
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番遂去客切窺得其
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輩欲以吾疾罷我
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條鍾麦於京數
白　徽宗請殺之　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
削條官攸歷開封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拜
少保進見無時盍用事便群走趨或塗沫青紅
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之語妻宋氏
亦出入禁省子行領殿中監方是時　徽宗甫
意道學攸因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

龍天書雲篆之符爭典方士林灵素之徒證神
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矣童貫伐燕
以攸為河東河北宣撫副使攸為功業可力致
入辭之日指　徽宗二寵嬪曰臣成功還乞以
是見賜　徽宗笑而復責也比涿易二州降進
少傅判燕山府主帥入燕以功進少師歸領樞
密院事封英國公王黼將罷相　徽宗欲相之
既而用白時中李邦彥而拜攸太保燕國公及
將謀內擅親書傳位東宮字以授邦彥〻〻却
立不敢承時中輩在側　徽宗疇躕以付攸〻
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〻即約李綱共為之議
遂定靖康元年攸從　徽宗南下言者或云將
遂復辟於鎮江敏為言乞令陪扈還京師以功
贖過　徽宗既還攸責大中大夫提舉明道宮
繼貶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又移萬
安　欽宗必欲誅之命御史陳述即所在斬之
攸死年五十脩京次子也亦以恩倖至保和殿
大學士　欽宗受禪之初正有虜患脩輙條上

陝西募兵之策自請行又欲勸　欽宗西倖
欽宗將以為永興師會報虜破濬州　徽宗倉
卒南出兄攸忌脩或成功即託　徽宗旨請以
脩知鎮江府既而有復辟之謗與攸俱被誅
臣稱曰蔡京之姦惡大類王莽〻之竊國命也
制井田更錢幣造明堂起辟雍建靈臺班時令
以誑耀其君卒移漢祚京為相大抵亦用此術
馴至夷狄交侵天下大亂卞造謗興獄誣害忠
良以罔上欺下攸孽子佞臣誅死宜哉

東都事略卷之第一百一

東都事略卷之第一百二

列傳一百十五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也舉進士為登州教授通判德州召試館職除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挺之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挺之劾奏軾草蔴有云民亦勞止以為誹謗先帝軾上章自辯既而諫官奏故相蔡確作詩

訕上而御史不以言挺之謫通判徐州徙楚州
入為国子司業遷太常少卿擢礼部侍郎　哲
宗祔廟翰林學士曾肇等議迀　宣祖挺之言
有天下事七世謂考廟而上　本朝至　英宗
始備七廟之数以　僖祖為　太祖以　順祖
而下六廟為三昭三穆　太祖之廟百世不毀
昭穆親盡則遷故　神宗即位則遷　順祖
哲宗即位則遷　翼祖　上典　哲宗皆　神
考之子則　宣祖豈復可迀門下侍郎李清臣
是其議〻乃定除御史中丞言　祖宗朝用侍
從之臣無内外輕重之異昔李嶠請遷近臣分
與大州而常嗣立請先行　本朝張知白為從
官亦乞分臺閣之臣出守而知白因請自行頗
稍增重外職且使近臣少習治民遷吏部尚書
拜尚書右丞歷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為
相挺之屢陳其姦惡遂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居数月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会彗見
西方其長竟天　徽宗震怒謂挺之曰蔡京所

為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復為右僕射始京在
崇寧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一日　徽宗
臨朝諭輔臣曰　朝廷不與夷狄生隙釁端一
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君愛民之意
哉挺之退語同列曰　主上志在愛民息兵吾
輩義當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惟笑而已京復
相挺之再除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未幾而
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謚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也先唐英字次公
舉進士為歸州理掾數上書論天下事　英宗
時首上書戒　上以無顧私親稍擢御史裏行
早卒唐英有史材嘗著　仁宗政要　宋名臣
傳蜀檮杌行於世商英少受學唐英中進士第
調通川簿章惇荐其才召對除光祿寺丞权檢
正中書礼房公事加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
是時　神宗厲精政事迂臣斥言恰意者驟見
進用商英上疏曰　陛下即位以来更張改造
者數十百事其最大者三事也一曰免役二曰

保甲三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而講之則為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害臣領　陛下与大臣宜安静休息擇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漫興雖使裨諶適野而謀墨翟持籌而筭終莫見其成也昔舜用禹治水稷播穀臯陶典刑益掌山泽敷五教垂共百工若多事然舜行此數事而静以終之故曰夫何為哉今　朝廷行舜之所以有為而未行其所以無為此臣所以拳拳為　陛下道也会臺勘刼盜李則從軽定罪有詔糾察鞫之商英言此出大臣私意願　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臺諫為　陛下耳目無使脅遷為两府耳目則天下幸甚　神宗為停獄其商英乃言樞密院黨庇博州親戚失入死罪乃縱院吏犯法於是樞密僥副文彦博吴充蔡挺全府乞出　神宗雖之降禄光寺丞監荆南塩麴商稅元豐中除館閣校勘商英曾荐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其壻王為之所業托之亶立繳奏坐監鄂州漢川鎮酒稅八

年以太常丞召　哲宗立除開封府推官時
朝廷稍更新灋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　先帝陵土未
乾即議更變滑為孝乎除河東路提點刑獄移
河北西路轉運副使徙淮南紹聖元年以右正
言遷左司諫商英觀望時政謂蘇軾論合祭天
地非是指呂大防梁燾范祖禹為姦以司馬光
文彥博為負國言呂公著不當謚正獻甚者至
以　宣仁后比召武始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
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
極其稱美至是乃追論其罪其詭譎不常如此
時來之卻其為子聚蓋氏以蓋漸為蓋氏義男
規其財產商英號論之丶卻出知蔡州商英移
左司郎中会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遣人与蓋
漸害之卻坐謫監襄州酒稅趣知洪州除江淮
荆浙發運使召為工部侍郎　徽宗即位除中
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為河北路都轉運使為
言者論列落戢知隨州召為戶部侍郎遷翰林

學士崇寧初除尚書右丞遷左丞時蔡京為相
商英与京在　神宗廟為檢正雅有契好及是
同在廟堂議事多不合商英言京姦邪有身為
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為非所宜言謫知
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
以散官安置歸州量移峽州天觀四年京罷相
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過　闕賜對奏曰　神
宗脩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而已今誠
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
但不失其意足矣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乙宮使
尋除中書侍郎拜右僕射久旱彗出天心是夕
大雨彗不見　徽宗喜親書商霖字以賜之商
英為相務更蔡京事而減省用度内侍楊戩提
舉後苑作有勞除節度使商英不可曰　祖宗
法内侍皆寄資無至團練使者有大勲勞則别
立昭宣使宣慶使以寵之未聞建節鉞也戩銜
之御史中丞張克公劾商英陰揺　先烈政和
元年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尋落職知

鄧州再謫汝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俄以通奉
大夫提舉崇福宮復觀文殿學士又復觀文殿
大學士卒年七十九贈少保　欽宗即位特贈
太保商英學浮圖法自號無尽居士其進本熙
豐蔡京強置黨籍中天下既共惡京而商英与
京異論以故天下翕然推重云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為台州
推官久之為國子監教授以經術醇深除太學
博士諸王府記室迁侍讀　徽宗即位拜宣文
閣待制提舉萬壽觀遷中書舍人歷兵部侍郎
遷尚書初　徽宗即位日食正陽之月　詔求
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為相忌惡正士
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使其腹心之黨攷定之分
邪正二等以同己者為是異己者為非列置黨
籍執中亦言上書邪等人豈可令到闕以見君
哉仕而在京者亦當斥去京用其言辟雍成執
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士論貶之崇寧
四年為尚書左丞大觀元年遷中書門下侍郎

三年拜特進左僕射太學生陳朝上書謂　陛
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
布之姦贓趙挺之〻惷愚蔡京之殘扈今復相
執中彼執中何為者邪是犹以蚊負山也陳瓘
著尊堯集有　旨來取執中請治其罪鄧洵武
蔡薿陰助之瓘由是再貶政和二年加司空進
少傅三年改太宰加少師封榮國公六年以太
傅就第朝朔望於是　徽宗曰自相位得謝古
雖其人　本朝數十年無此事執中曰唯張
士遜以太傅鄆國公就第　徽宗曰當時恩礼
恐未必爾其眷遇如此執中性謹畏尝戒邊吏
無生事節浮費惜人才寬民力每為　徽宗言
之自以由攀附恩致位宰相雖居富貴未尝忘
貧賤時斥緡錢萬置義庄以贍宗族薨年七十
四贈太師清源郡王謚曰正獻子正同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也舉進士除真定府教
授紹聖初為太學正遷博士　徽宗即位為太
宗正丞擢禮部員外郎除起居舍人召試中書

舍人直學士院坐事出知和州又知潁州復召
為中書舍人遷給事中除翰林學士大觀元年
拜同知樞密院事以　貴妃親嫌除資政殿學
士中太乙宮使踰年知院事　貴妃正位中宮
復請避位除觀文殿學士中太乙宮使政和三
年再知院事累官特進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門
下侍郎自張商英罷相京復當国益変乱法度
居中在右府每為　徽宗言之至是為相四方
欣然望治丁母憂即　詔起復八年以西師奏
功除少傅懇求終喪服除拜威寧軍節度使佑
神觀使封崇國公宣和二年权領樞密院事未
幾為真進少師徙封宿國公四年封燕國公初
遼国叛臣李良嗣来歸陳滅燕之策　徽宗遣
使女真与之結約夾攻遼國收復燕雲蔡京童
貫主其事時居中為相力陳不可又謂京曰
朝廷議夾攻大遼此出李良嗣欲快已意尓公
為大臣国之元老不能守两国盟約輙造事端
誠非廟筭且　本朝与遼国通好百五十年兵

不識丑農不加役漢唐和戎未有如我　宋之
武公何以遽興此舉公今若漠　上弁約復燕
無乃不可乎京曰　上厭歲幣五十萬之多故
有此意居中曰漢世初單于歲尚給億九十萬
西域七千八百八十萬与　本朝孰為多乎漢
永初中諸羌反十四年當時用兵用財二百四
十億永初後漫經七年用八十萬億公豈不是
思乎京曰　上意已決其可沮乎居中曰使百
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实為之由是比議亦稍寢

其後女真數犯遼国、、之兵屢敗國勢危蹙
王黼為相力主其事欲舉共以應之以童貫蔡
攸為宣撫使副総師以出居中漫以為不可
王師既出撫定燕山居中進太保薨贈太師華
原郡王謚曰文正子脩年億年刘正夫字德初
衢州西安也舉進士為真州教授遷太學博士
徽宗即位除左司諫時方治蔡邸獄正夫入
對　徽宗語及之正夫引漢淮南厲王死蜀道
文帝深悔以感悟　徽宗遂緩其獄擢起居舍

人召試中書舍人侍講迎英遷給事中　徽宗
謂正夫曰知卿在元符之末甚有紹述之意正
夫曰臣孤遠庇賤荷　先帝教養深厚不敢自
棄然區區徒有其心而已　陛下今紹述　先
志并施行正事臣願陳力其間　徽宗可之除
礼部侍郎彗見　詔求直言正夫條時政十余
事大略重名器輕賦斂戢干戈節賜予選人材
惜民力鑒　祖宗成憲謹持盈守成之道　徽宗
嘉納之除翰林學士出知河南府召拜工部尚
書時　顯恭皇后在殯北使入見欲如平時用
樂文移倨慢正夫館伴折以大義大規三年拜
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陝西行夾錫大錢物價
翔殞百姓告病正夫論其弊即日罷之　徽宗
稍厭蔡京紛更思欲裁損以寬民力命鄭居中
為太宰正夫為少宰未幾得疾除安化軍節度
使開封儀同三司致仕明日落致仕移鎮安靜
元中太乙宮使封康國公行有日　徽宗賜詩
寵之疾作卒于道年五十六贈太傅謚曰文憲

自正夫去位王黼為相誤国召亂以禍天下余深白時中李邦彦輩相継窃位皆鄙夫患失之徒云

臣稱曰宰相得其人則天下治非其人雖當平世斯亂之階也自崇观以来宰秉歸于蔡京挺之雖能治京之姦而莫能誰何商英継京乃反京政而無益於事至如執中之固位正夫之取容是果可以青其相業者哉天下之祔固不自已而作然亂階亦有以稔成之也居中謂兵禍不可結盟誓不可渝是矣而卒与攸黼輩同受燕山之奬何哉於呼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居中謂之具臣可也

東都事略卷之第一百二

東都事略卷之第一百三

列傳八十六

張康国字賓老維楊人也初入太學俊譽霭然舉進士為充饒二州教授稍遷提舉兩浙常平福建路轉運判官召為左司員外郎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講進丞旨康国附蔡京以進遂除尚書左丞　徽宗甚器重之拜知樞密院事先是西北邊師辟官或任非其重康国嘆曰並塞尤當揀人試得人邊鄙無患

柰何欲私所享善乎終于位年五十四贈開封
府儀同三司謚曰文簡
劉逵字公達隨州隨縣人也舉進士　哲宗時
為太常博士国子司業　徽宗即位為衛尉少
卿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時建言者以元符末
復元祐黨人大優　朝廷再籍之而頗有闕略
者御史中丞錢遹論黨人疑有姦下兩省議逵
以遹言為非除戶部侍郎遷兵部尚書崇寧四
年拜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除中書侍郎時蔡京
罷相國柄逵主之於是言者論逵謂其乘間抵
巇尽取　陛下崇寧以来継述緝熙美意良法
不問大小軽重而盡廢之　陛下立教养升貢
之法而逵乃腹非窃議稽留旬浹不即奉行
陛下息邪說以正人心而逵取為元祐學術者
陛下疾朋黨以示好悪而逵進係黨人之子
者　陛下罪詆誣以尊　宗廟而逵擢上書邪等
者　陛下勤継述以昭　先烈而逵用改更熙
豊法令者　陛下擢用之不二三年間致位輔

弼於達尊矣達乃若此豈不負　陛下哉遂罷知亳州京復相又責鎮江軍節度副使安州居住移襄州泰州起知杭州除資政殿學士醴泉觀使卒年五十

朱鄂字聖与秀州華亭人也舉進士高第調中正軍推官稍遷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除給事中御史中丞上言天縱　陛下將大有為　手詔屢下比以十數其惻怛願治之意雖詩書所載堯舜三代之用心無以尚此然奉行之吏或安于苟簡或懷二三擅置不行則德意善政無由下達請分遣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尽者如古畱令虧令之罪重為譴罰則令行而　朝廷尊矣　欽聖憲肅皇后服除前此　徽宗以禁樂未講朝会之礼至是鄂言帝出乎震相見乎離者帝與萬物交通之時古者以仲夏視朝其說載於月令行於唐甚備　本朝　太祖建隆　太宗興國皆行之宜敕有司以五月会朝時壽星數見

諤言禮記月令八月中氣日在軫是月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頒增崇其礼以致人主萬壽之意進侍讀除兵部尚書改礼部時議者以南郊熟牲以鑊非古礼欲易用鼎諤曰周公大祭祀則大宗伯省牲鑊非古礼乎大覘初為尚書右丞踰月卒贈光禄大夫謚曰忠靖諤始以科第有時名而附会蔡京以進初名綏以黨中有同姓名者遂改今名云

林攄字彦福、州長樂人也以父任調無錫簿為敕令所删定官通判濠州蔡京為相置講議司辟攄為財賦檢討除屯田員外郎迁右司員外郎時議遣使察訪諸道以攄以河北陞辞言河北利害數事因番不遣擢居起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當是時　朝廷用兵西方遼人遣使為請命攄報聘攄至虜廷氣言曰夏羌數寇邊罪在不赦北朝屢遣使劝和當俟其服然後可副劝和之意虜廷君臣皆不答及辞虜王欲為臺人求復進築城甃攄曰北朝往日夏

人不庭亦嘗取唐隆鎮今還之乎虜不勝其忿既還館絡以宣旨使降階跪受實以國書授之攄引故事不從因詆之曰蕃狗虜主曰　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与奪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非豐皆泣諫止於是留攄在館三日絶供餉水泉汙不潔以飢渴困辱之既行無燕餞贈賄使還　朝廷不以攄生事為罪乃除礼部尚書遼人以書言于　朝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出知潁州未幾召為開封府尹除兵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改尚書左丞遷中書侍郎　顯恭皇后崩　徽宗成服舉泉衛士猶服色衣有司疑之攄遽判服紫繡袍明日對引故事宰臣宗室之喪　皇帝掛服苑中衛士服紫繡袍今於中宮何疑議者非之集英殿賜進士第攄當臚傳有姓甄而呼為堅名益而呼為快者　徽宗指曰卿誤邪攄不謝言者論其不學無術倨傲不恭失人臣礼謫知滁州言者不已提舉洞霄宮久之復資政殿學士知楊鄆二州

進觀文殿學士拜遠慶軍節度使復以人言罷
提舉明道宮卒年五十九贈特進攄為人狠愎
既退而居買田湖州歲荒租不時入幹吏備償
吏訴于朝為士論所耻靖康元年以攄蔡京死
黨追貶為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為滄州
教授又為廣親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
軍召對除右正言　徽宗親政師仁言事詳緩
不迫　徽宗多听納迁左司諫起居郎遂拜中
書舍人遷給事中為工部侍郎進吏部久之遷
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楊州徙定州時承
平日久邊備不修而虜使再致為羌請地　朝
廷以備邊委師仁〻至則下令增繕城防僚
吏駭然莫知所為師仁默計皆有程度一日舉
衆卜余萬不日而成其他戰守之具無不飭備
而人無知之者召為吏部尚書未幾拜同知樞
密院事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
六十五

候蒙字元功高密人也舉進士為文簡古有西漢風崇寧初為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蒙上疏陳十事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夷吾絶倖求戒濫恩寛疲民節妄費戚里毋与政闈寺無假之權　徽宗嘉納之遷侍御史西夏寇邊高永年死于虜　徽宗怒親書五路帥臣刘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命蒙制勘於秦州既行拜給事中蒙至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謂曰君等皆候伯不敢以獄事辱第言其实案未上除御史中丞蒙因上言曰漢武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子玉謚而晉侯喜孔明斃而蜀國輕虜既殺吾一都護而將臣十八人由之而死是自戕其支体欲身之不病其可得乎　徽宗即日赦仲武等蒙還遷刑部尚書進戶部大觀中拜同知樞密院事遷尚書左丞政和二年除中書侍郎張商英為相御史中丞蔡薿力詆其私事商英丐罷且辨其誣有旨与薿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薿雖言官從臣也今使之廷辨豈

不有傷國體哉　徽宗然之尋出知亳州旋除
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于時宋江寇京東蒙
上書陳制賊計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
京東官軍數萬無可抗者其材必過人不若赦
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足以平東南之乱
徽宗曰蒙居閒不忘君忠臣也起知東平府
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封府儀同三司
馮熙載字彦為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為弋陽尉
旋除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起居郎中書舍
人由大司成拜翰林學士遷丞旨不閲旬除尚
書左丞踰年遷中書侍郎方是時王黼為相熙
載與之共事多不協言者論其不省坎墓遂罷
以資政殿學士知亳州尋提舉洞霄宮起知福
州引疾再領宮祠卒年四十九臣稱曰自爰莫
助之〻說行而孽京由是用事小人之勢遂戚
立乎人之本朝者莫非小人也其進悉以詆毀
元祐紹述　先烈為言如是者凡三十年而執
政之中独一劉達用主元祐而黜彼豈誠然者

哉烏呼小人之急售其才而耆利不已終以亂
天下者自古蓋亦多矣而崇觀政宣之間為特
甚焉于斯時也賢人君子擯廢不用甘鏟采以
自珍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東都事略卷之第一百三

東都事略卷之第一百四

列傳八十七

姚兕字武之隴干人也父寶為隴干巡檢戰沒
以兕為右班殿直熙寧中西鄙進築兕為巡檢
以功稍遷左藏庫副使夏人舉國入寇環慶保
障皆被圍兕駐荔原堡引兵出據險要又張疑
兵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間出奇擊之賊
稍却明日益兵來攻甚急兕乘高而射凡三百
餘發皆應弦而斃指裂血流而射不已更遣其

子雄率精騎出自執旗從城上麾之賊不敢當
即引而西攻大順城兇復往援城又獲全慶卒
叛兇以親兵守西門賊不得入且諭以大義賊
感泣羅拜熈河用兵以兇策應攻破河州大酋
木征聚兵于郎家山兇又破之鬼章陷景思立
于踏白城諸兵皆欲以兵直前兇請先破撒宗
城用其言一舉而克遂破踏白諸羌以報思立
之役以功累遷皇城使交趾寇邊師次富良江
賊以輕艦度兵合戰兇与諸將帥精兵擊之
賊不得登者尽擁江中以功領雅州刺史瀘南
乞弟叛兇以功領忠州團練使俄為環慶路馬
步軍副總管改鄜延　哲宗即位拜東上閤門
使移熈河鬼章拠洮州諜言青唐欲將兵由講
珠梁会于洮合寇我疆兇自河州率兵破六通
宗城夜遣驍將縱火講珠梁明日青唐兵至不
得遂洮州之援鬼章就擒遷四方館使再移環
慶進通州團練使改泾原總管移鄜延路卒年
六十七贈忠州防禦使兇幼孤事母孝學兵法

戰未嘗敗輕射樂施老不廢書好顏真卿書曰
吾慕其人耳弟麟子雄古俱仕節度使
麟字君瑞以父宰死事補三班借職稍遷左侍
禁王韶取熈河知麟材可用　為熈河管界巡
檢復河州為諸軍先以功遷內殿承制韶大会
諸將飲幕下而露骨山降羌叛報至韶目麟曰
破敵者飲此麟欣然盡巵酒擐甲馳去食未竟
斬數百級還報韶大喜舉軍尽驚從定岷山又
為諸軍先木征塞河州路攻香子城急命麟往
戰將先鋒田瓊殿次牛精谷瓊欲速進麟曰此
險疑有伏吾固緩以圖之遽前必墮計中瓊不
听勉典俱入伏果發瓊遂戰没麟独格殺数十
人身被数創督戰益急士益用命卒觧香子城
圍通河州路積遷左藏庫使從李憲討鬼章以
功遷皇城使從漫洮州擢泾原路兵馬鈐轄兼
知德順軍以師援李憲兵為前軍兵十余万鋒
鋭甚麟謂其副曰賊衆我寡將迎擊之且以臨
大軍之聲必濟即馳騎中軍告急憲進兵麟継

使人聲言姚公已破賊衆聞欣趨麟度憲不遠
鼓而出戰方酣大軍沓至大破之賊潰走拜西
上閤門使英州刺史為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改環慶路　王師問罪西夏麟与刘昌祚皆為
泾原行營總管听高遵裕節制而以兵会于灵
武賊十萬余扼我師麟引兵以出大破之遂以
師桓灵武為諸道先数日遵裕至方議攻城麟
先登矢石下如雨氣益振城且拔会班師麟復
以泾原兵为後軍賊追躡慷慨激厉士衆爭出死
力卒全師而還是役也泾原軍入為前出為戰
殿尝為最而麟实將之諸將滑罪例降皇城使
永興軍路鈐轄初遵裕与昌祚有隙凡軍事轍
沮止以故不濟後昌祚言灵武不克实受制非
戰之罪　朝廷問麟是非麟曰首至灵武昌祚
之功城不能取皆臣之罪人以此多之復為泾
原路鈐轄初復蘭州麟以功復故官為副總管
時夏人請蘭会之地麟奏書以為夏人遂其君
王師是往会秉常不廢即為順命可因以息兵

芙独蘭会不可典頒名諸將帥飭边備示進討之形以絶其望　朝廷是其議兵出殺胡平而夏人兵壓境麟屯兵尨亭賊逼静邊麟將兵以待賊至邀擊之賊遁去召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苗後紹聖初出帥泾泉召拜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改鎮建雄徙定武卒年六十八贈太尉麟夙貌瑰特美鬚髯不妄咲語喜司馬兵法為將沉毅多奇策有功不自矜伐持軍紀律明下樂為之用事兄兕盡礼兄弟並立功聲盖一時云

折可適字遵正其先與魏道武俱起雲中號代北着姓郭達帥鄜延見之曰真將種也荐之試莅廷中為鄜延路經略司准備差使擢知寧岷環蘭四州再知鎮戎軍章楶帥太泉築石門峽好水川檄可適守鎮戎時熙河秦鳳環慶三路兵会泾泉之師無慮三十萬听於楶　以総管王文振為統制以可適為前軍而副之前軍遇敵求援可適請振文盖兵發熙河卒二千人失

道尽赴坑谷死文振惧歸罪可遣擅興遣節制
奪十三官而罷棄請番之乃以可遣权弟十三
將老統將嵬名阿理監軍昧勒都逋皆西夏用
事首領　朝廷密詔圖之会二酋以放牧為名
窺伺境上可遣因請出兵御衣夜襲之俘其家
屬部族三千餘人簿所得十余萬計其地即天
都山也可遣請以秋葦州為砦南年為州　詔
名砦田阨羌州曰西安而以可遣知州事累迁
明州觀察使泾原路副都總管帥請以兵直抵
灵州　徽宗召問可適　曰易取雖守計當
先稍侵其地以弱之俟吾藩籬已固委輸無阻
而後可圖也進武安軍番後知渭州拜淮康軍
節度使召為佑神觀使復帥泾原卒年六十一
子彥質
郭成德順軍中安堡人也初以應募為方箭手
累級補都指揮使討河州踏白城部族有功換
西頭供奉官從征交趾瀘南轉内殿承制元豐
中大合五道兵趨灵武成將泾原選鋒賊守漫

哆隘以拒王師成出奇擊奮之至灵武有番酋
乘馬馳突統制刘昌祚曰敢能為我取此虜乎
成即躍馬斬其首以還昌祚大奇之為泾原第
十副將以杖部將坐免熙河秦鳳環慶泾原之
師進築平夏城置第十將以成之章楶謂諸將
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城不可遂用
之駐平夏虜既失地利乃縱兵圍成　隨機應
变已而援兵大集陛統制成乃与折可適議曰
賊勢敗衂若乘勢深入可以大獲帥以萬騎付
之分道而進即帳中擒其大酋嵬名阿理昧勒
都逋以功遷引進使雄州防禦使泾原路鈐轄
轉客省使卒年五十六成姿貌豐偉襟度坦然
撫養孤穷疎才好施名振西鄙云子浩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也姿雄偉以材武
補官數從軍与吐番力戰有功績官至礼賓使
為泾原路第一將夏人欲犯天聖砦主帥諜知
舉事日檄仲武会諸將兵於天聖約曰過某日
賊不来即分屯去仲武得賊的期乞緩分屯主

帥不悅止留一將及仲武軍賊果至仲武力戰禦之賊遁去遷皇城使熙河路兵馬都監收復涇州除東上閤門使知河州李忠与骨延戰不利吐蕃為王趙懷德及狼阿章聚衆數万勢張甚仲武禦之与賊相持二日潛遣二將各五百騎直抵賊營令之曰賊迎戰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伺二將還賊追之伏發大敗其衆斬三千級遷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收復西寧州轉客省使果州團練使移知涇州復還河州趙懷德狼阿章果來降遷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征西凉賊遽至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迎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長流嶺命未下会与夏戰人傷足　朝廷閔之免赴貶所未免為西寧都護童貫宣撫陝西議欲招誘偽王子臧征僕骨收積石軍〻〻與西寧接境仲武詣貫計事曰大兵入境賊窮走夏國路由西寧可掩捕若降可招納或潛入巢穴可乘其便河橋功力卒未易辦可預具若稟命待報則失兇会柰何貫許以

便宜臧征僕奇果欲降丐一子為質仲武即遣
子錫往而河橋亦成仲武以兵度河挈偽降王
以歸貫掩其功正録河橋之勞仲武終不自言
徽宗遣使持金醆賜先得積石軍招納降王
者使者訪其實以醆授仲武名对　徽宗曰高
永年失律以不用卿言招納降王撫定河南皆
卿力也仲武謝問兒子曰九子　徽宗悉命以
官以錫為閤門祗候復知西寧州移渭州召為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帥涇原移帥秦鳳以功
累遷保寧軍承宣使步軍都指揮使歷河涇泉
都統制夏人冠寇武仲武却之除瀘川軍節度
使以老請祠擧提明道宮未幾再帥熙河以疾
卒年七十三　徽宗聞訃嘆曰吾失長城矣謚
曰威肅九子錫錡最知名
趙隆秦州成紀人也以勇敢應募從王韶收復
熙河四遷為三班借職姚麟嘗与虜戰被重創
曰吾渴欲死得水可活有泉近虜營降潛往納
衣泉中賊覺隆急持濡衣且戰得歸裂取水以

飲麟　得活嘗從李憲討賊數有功討鬼章也河外諸羌皆以兵應鬼章隆率衆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擒之除涇原第九將典夏人戰平夏川功為多移熙河路兵馬鈐轄師出邈川隆將前軍擊賊　走保三城遂北遂降之復鄯廓兩州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得東向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賊解召見

徽宗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与隆論蕃雲事隆極言其不可貫曰君与此當有異拜隆曰武夫豈敢干爵祿以敗亦祖宗百餘年之盟好乎異時釁生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貫知不可奪明日白　徽宗除知西寧州時又有边將刘延壽者過太原帥臣方經營蕃雲以問延壽〻以可代不可守〻〻不可久矧　祖宗盟誓一旦敗之恐有不測之變帥甚忌之隆与延壽雖武士甚有精識隆至西寧羌豪懾伏悉藉其戶三萬六千頭比内地從熙河帥劉法討賊隆以奇兵擣之虜大潰遂城鎮武迁温州防禦使

為馬步軍副總管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卒
贈鎮潼軍節度使
和詵字子美濮州鄄城人也以蔭補三班奉職
為河北副將累轉內殿崇班知岢嵐軍稍遷西
上閤門使知雄州改右武大夫威州刺史詵因
上制勝強遠弓式施行之弓能破堅于三百步
外邊外號為鳳凰弓轉拱衛大夫榮州防禦使
迁中侍大夫相州觀察使時女真數犯契丹童
貫帥師巡边至高陽関召詵問以計策乃言南
北兄弟之國誓好百有余年今師出無名宜按
兵觀釁戒諸將無妄動貫諤然乃命詵兼統制
副种師道詵還屯橋貫亦至而前軍統制楊可
世入虜境而敗詵勸师道斬可世以徇师道不
從引軍宵遁詵亦徒行乱兵間踰宿入雄州虜
師至城下而還貫奏詵不從節制責豪州團練
副使筠州安置　徽宗亦　詔貫班师会耶律
淳死肅太后立　朝廷復　詔貫毋歸及收復
燕京肆赦以詵初議不戰独不放還後数月蕭

幹出盧龍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千石門鎮陷蘇州寇掠燕城人情惱〻有謀弃燕者　徽宗於是思說言召還復正奉大夫宣州觀察使卒年六十七贈安化軍承宣使

東都事略卷之第一百四

東都事略卷之第一百五

列傳八十八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也舉進士調吳江尉桂州教授知建平縣為越王等宮大小學教授召對除王府記室　徽宗即位除寶文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為中書舍人修　神宗正史勣言元祐史官范祖禹等多主司馬光記事至紹聖之際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說正史所以久不成書者良由史官好惡異

同也今史臣脩正史所以悉取當時輔相之家記録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与可信矣時紹聖黨与尚在朝用事人懷異意以沮新政　徽宗一日与勣論擇相之難且曰朕欲相范純仁韓忠彦如何勣曰　陛下得人矣忠彦入相紹聖常与以攻斥去惟蔡京結宦寺為助　徽宗有逐京意令勣与京校正　五朝寶訓勣恥與京同職力辭因奏曰京姦惡也　唐德宗用盧杞致建中之乱　陛下不可不察会諫官陳瓘任伯雨等論京罪京始去除給事中為翰林學士上書言六事一曰時要二曰任賢三曰求諫四曰選用五曰破朋黨六曰明功罪以指陳當時之弊時議者謂熙豐法行之歲久當修補其弊以便民曾布初以為然已而乃言熙豐萬世之法不可改力陳紹述之說　徽宗以問勣　曰陛下之意得非欲兩存乎　徽宗曰然勣曰天下之事有是有非　朝廷之人有忠有佞若不考其実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問矣湟州

何如勣曰弃不毛之地以省歲用億萬計誠便也勣因曰願　陛下自無惑小人之言妄興邊事無邊事則　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

徽宗以為然以母喪免服除蔡京不悅提舉靈僊觀入元祐黨籍久之知江寧府太平州召對　徽宗問曰卿久于外下民疾苦宜以告朕勣曰事固未易勝言惟茶鹽為最苦茶鹽取息太深故私販者十百為群被甲荷戈白晝公行若聚為盜則可憂旧法官推鹽州縣有三年之積賈人沿邊入中粮草鈔法流行今許通京則州(果)無積鈔法遂壞又綱運般未無欠折以搬鹽酬之今無般鹽則未綱亦壞　徽宗曰為國用不足故也勣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　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　徽宗稱善晉勣　不可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晉守南京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始勣与何執中俱為王府記室勣独挺挺守正執中有愧焉不至大用天

下惜之

陳師錫字伯脩建陽人也舉進士為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知監安縣召為監察御史會詔進士習律師錫言方今以經術造士不當以刑名之學亂之出知淮陽軍提默開封府界諸縣鎮事建言銓法用舉者迁陞而監司刺史歲有定額今請記者類多益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為限約均所不及以廣人才將領有苛慘士心者因大閱羣卒讙譟將吏相視莫知所為師錫馳至軍按閱如初推為首者致之法劾其將削籍人皆歎服而密院以事不先啓罷知解州入為考功員外郎知宣州移蘇州　徽宗即位召為殿中侍御史与陳瓘論列蔡京之罪不見听遂求罷出知滑州罷為提點靈仙观以元祐黨籍謫監衡州酒稅遇赦監潭州南嶽廟会有妄言宮掖事得罪者語連及師錫削官貶柳州累赦復官卒年六十九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剡昌人也舉進士調衛州

司法叅軍連水丞知廣德縣為宗正寺主簿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公弼言敕令刪定官寺監丞簿皆執政近臣子弟未有資考不習政事顧盡罷之以通寒儁之路大觀初除右正言迁左司諫太師局保章正朱汝揖冒請絹覺既論汝揖而有司失察者皆以中貴得不坐公弼謂矯称詔旨恐前後詐冒非一汝揖而已由是經由僉書者並寘其罪遷侍御史時大名有強冦吏不以聞公弼劾監司欺隱之罪又論蘇杭造作局上供之盛差船役夫騷擾之弊除太常少卿起居郎遷御史中丞蔡京以公輔不附已也忌之奏曰國朝未有由左史除中司者　徽宗曰公弼豈不為御史乎於是京引公弼族弟娶其妻之妹欲以親嫌罷之　徽宗曰外戚疎親何用避也公弼首論之臣黨同伐異捨大公之道執一偏之見此弊不除臣恐分曹列敵重相睽伺隱若仇讎非　朝廷之福其務在交私不安分守輕　朝廷罔公上者臣為執法當為　陛下

擊之與諫議大夫張免公交疏論蔡京罪惡以
為京擅作威福权傾中外濫賜予以蠹國用輕
爵祿以市私恩為財利為有余皆出誕謾務夸
大以興事肆為騷擾援引小人以為朋黨假借
嫻婭布滿要塗以至交通豪民其置業產從天
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　之人船漕運華石
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己營私之計若為
祝　聖壽而脩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記言灌民
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語乃至法名退送門
弸朝京致姺俁之告變而繆為心疾受孟翊之
訛言而与之官爵趙真欲輔之以妖術張子成
窃設其姦惡駭動遠邇聞者寒心此皆足鼓惑
天下而為害之大者也今星文再見昭示其意
非天警悟　陛下則人力何能為哉臣願　陛
下順民心奉天體道天以用刑暴白京罪以釋
天下之疑以為人臣之戒京罷相以三師就弟
公弼論列不已京遂致仕公弼亦除兵部尚書
兼侍讀以樞密直學士知楊州移襄州改述古

殿直學士京再相戶部侍郎陳彥文言公弼奏
襄州牙校轉般損壞官物破蕩家業為詆毀
先烈京恐　徽宗知公弼姓名止云襄州官吏
乞竄責遂為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未究以
皇太子赦提舉崇道觀卒年五十五公弼始
名公輔後賜今名云
張克公字介仲蓍之曾孫也舉進士大觀初擢
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右諫議大
夫因星變与石公弼交疏蔡京罪惡京遂致仕
政和初為兵部侍郎遷御史中丞論張商英十
罪商英罷相二年為吏部尚書兼侍讀卒贈資
政殿學士克公敢言事無所回避既論罷蔡京
復相克公屢求去而　徽宗不許京忌之復不
得進為尚書者凡七年云
黃裳光字元暉歙州黟縣人也少孤刻志於學
崇寧初以　朝廷遣使航海撫諭高麗使副辟
之以行補官調齊司州理叅軍近臣荐其材召
為太學博士迁校書郎又迁監察御史左司諫

言事切直俄爲荷室郎擢侍御史会歸明人李
良嗣撰北弗録平弗書規進用命以祕書丞葆
光上疏論五不可大略謂良嗣以凶黠怠驁之
資犯弗虜不原之罪命亡沙漠免死而已妄作
平弗等書萬一語泄致生嫌疑爲患不細祕書
省圖書之府以醜虜爲之有累國休時王省密
院史貞猥雜葆光言非元豐旧制今奉入則越
從班品秩則紊執政輕蔑名器蠹耗国用無敢
誰何吏強官弱未有如此 徽宗加納之於是

非元豐法所載一切罷去省太農太府之費月
計數萬又言承平日久人心易侈比年 朝廷
每有施設率以称職加轉乞凡酬奬減年之類
並依格令又言中外不知遵守成憲任情曲法
一有奏請率引例破條或直行陳乞遂其所欲
則恩歸私室否則怨歸公上翫習既久人無忌
憚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也
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也而其分不可
亢苟至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

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　徽宗
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置其兼局
廩給無度葆光屢論其弊　徽宗命蔡京裁定
京專恣乃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朝論
果沸葆光言如礼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至
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余員豈無一二可以裁
定上副　明天子之意邪他日因入對　徽宗
以旱乾為念葆光退而上疏曰　陛下德足以
動天恩足以感人而憂勤祗懷檢身致治無所
不致而不能感召和氣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
也臣嘗仰觀天意俯察人言旁攷古今君臣相
與之際求其所以致陰陽之變者然後喟然嘆
曰人君有屈己迓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
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
而人臣無柔順欽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
陛下恭儉敦樸以先天下師臣蔡京侈天過制
非所以明君臣之分　陛下以紹述為心京所
行乃皆元豐之法　陛下隨宜損益追崇　先

烈京彊悍自專不肯上承德意兼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　陛下之所求者如此號入罷知立山縣未幾即昭州安置宣和中以職方員外郎召未至主管太平觀知起州進直桃閣卒年五十八葆光天資剛正尚氣節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為橫議所移方蔡京权勢震赫臺諫不敢言獨出力排之時議推重云

崔鶠字德符潁州陽翟人也舉進士為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官　徽宗以日食下　詔求直言鶠上書以為　陛下有忠不能明有邪不能去此　陛下之闕失也臣竊怪　陛下左右之臣有指元祐之臣以為姦黨者此必邪人也故宰相司馬光　陛下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　陛下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此何理也光歷事　四朝以忠信直諒聞於華夏危言正色奮不顧身雖古名臣無以遠過

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是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至如愽者狙詐險賊臣不能盡知特怪天下士大夫呼曰愽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天下以名呼之又指以為賊豈非其以孤負主恩亂窃国柄忠臣痛憤父士不服故賊而名之又指其实而號之以賊京師語曰大愽小愽殃及子孫謂愽与御史中丞安愽也夫日者陽也為君為君子食之者陰也為臣為小人日有食之臣侵君小人勝君子也殆灾之道有三一曰擇人二曰毋民三曰從時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独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遠經義毋欝民心則天意解矣　徽宗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蔡京得政條列元符上書人分正分邪各有三等取同已者為正異已者為邪鷗入邪等停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以病免歸始居汝州之郟城閉門屏處十余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师之宣和末通判寧化軍　朝廷恰其夫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　欽宗即位徙

右正言即上章乞斬蔡京以謝天下為萬世亂
臣賊子之戒諫議大夫馮澥上章言事鷗論其
失曰澥言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
也此奸言也昔王安石用事除去異已之人當
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
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
異乎士携策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
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
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
否陵弟至於今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又曰崇
觀以來博士先生狙於黨与各自為說附王氏
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李則誚詆王
氏之說尤為欺罔自蔡京用事以軍伍之法馭
士人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居其間則
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於斯時
也博士光生其敢誚王氏之學平澥之欺罔於
是可見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隱矣累章極論
一時翕然推重會以疾求致仕乃以直龍圖閣

提舉崇福宮未及拜而卒鷗有古學爲文雄深
作詩清峭學者稱之

東都事略卷之第一百五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